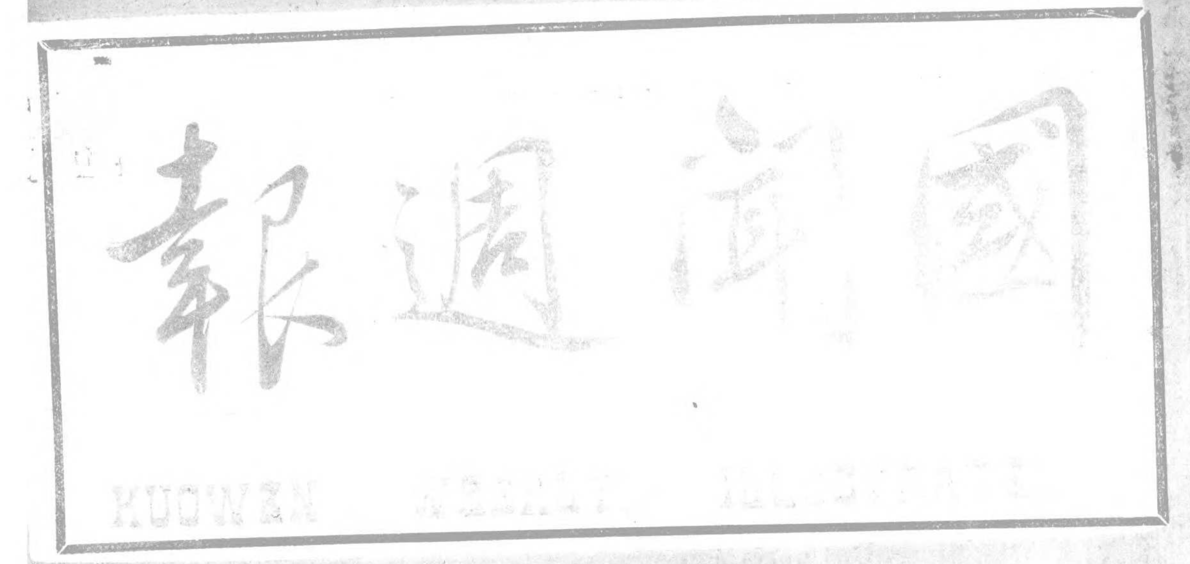


第四卷　　第七期



中華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新聞紙類

要目

Vol. IV No. 7 FEBRUARY 27 1927
總社天津日界旭街二十七號

鹽業銀行

資本一千萬元實收七百萬元公積金及盈餘滾存四百四十萬元總行北京西河沿分行上海天津漢口香港濟南杭州鄭州駐馬店南京揚州渠河沙市其餘各省會商埠均有通匯機關滬行北京路

金城銀行

資本金一千萬元收足六百五十萬元公積金[illegible]百五十五萬元行址 北京 上海 漢口 [illegible]各埠並有代理機關 滬行[illegible]路

中南銀行

資本[illegible]二千萬元實收資本七[illegible]元[illegible]用資本一千二[illegible]行上海漢口路四[illegible]天津英租界中街漢口[illegible]行口 北京無錫[illegible] 中外各大商埠[illegible]理機關 蒙政府特[illegible]

大陸銀行

[illegible]百萬元公積金一百三[illegible] 總行天津 分行北京 上海 漢口 濟南 南京 [illegible] 青島 鄭州 天津大胡同其他各埠均有代理機關一律通匯上海分行設有貨棧部

四行聯合營業

儲蓄會 準備庫

擔保 本會以四銀行四千五百萬元以上之資本保本保息

分紅 紅利均分會計公開以互助之精神提倡國民儲蓄

定期儲金 二十五元起碼二年滿期年息七釐兩年內營業紅利照分

分期儲金 每月一元起碼二十五個月滿期年息七釐二十五個月內營業紅利照分

長期儲金 二十五元起碼十年五年兩種年息七釐紅利照分十年者每半年複利一次五年者每年一次

上海儲蓄會兼收**活期儲金**甲種週息四釐乙種三釐可分紅利

代理所 上海及各地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大陸銀行（專代收定期長期分期三種儲金）

上海儲蓄會 漢口路第三號 虹口分會北四川路四十號 無錫分會[illegible]巷

天津中街六十七號 **漢口**四民街四十五號

本會章程及儲蓄須知函索即寄

中南銀行鈔票由四銀行在津滬漢合設專庫發行十足準備公開辦理並請會計師查賬在庫以昭信實滬庫設在漢口路三號津庫中街六十七號漢庫四民街四十五號隨時兌現特此通告





金龍牌香烟
為最名貴之國貨香烟
紅金龍
白金龍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Dispensary Co., ltd.

Shanghai

營業宗旨

本公司除經理歐美各名廠醫療藥品原料藥品工業用藥品醫療器械照相材料化妝香品外並自製補身治病家用良藥如 人造自來血 樹皮丸 女界寶 月月紅 助肺呼吸香膠等三百餘種 五洲固本香皂家用皂 中華興記香皂百餘種 化妝香品如 香水 生髮油 清潔痱子粉等數十種銷行各省及南洋群島久蒙 各界贊許來年鑒於我國原料藥品缺乏於是又自製 藥用。工業用。化學用。各藥品數十種以供我國 醫學家。工業家。化學家之採用區區之心倘祈公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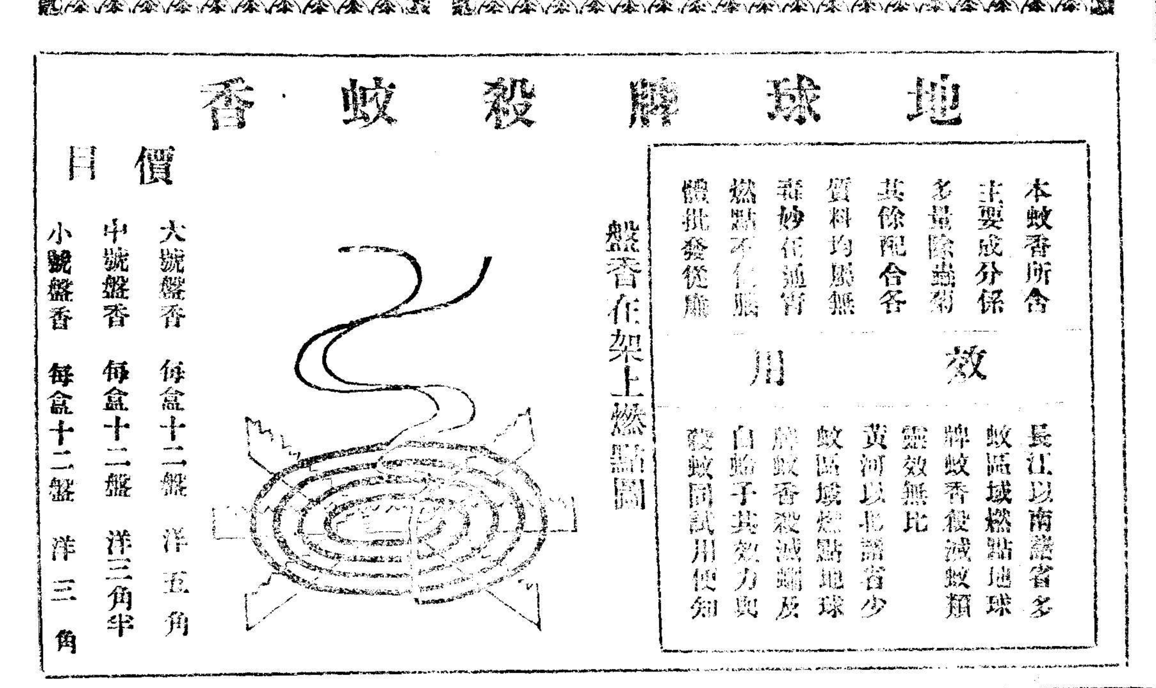
上海五洲大藥房謹啓

原料藥品略列於下

△軟肥皂 △硫酸鐵 △硫酸銅 △鹽化錏 △大黃膏 △伊打[illegible] △甘草膏

△伊打 △無水酒精 △那夫脫林 △亞硝酸伊打 △單鉛黑蒸 △硝酸銀

△人工鹽 △結晶人工鹽 △過鹽化鐵液 △次醋酸鉛液 △藥用硫酸鐵 △乾燥硫酸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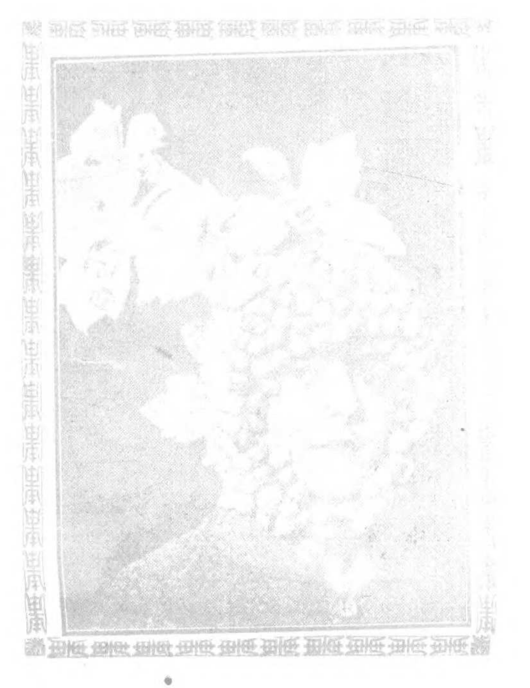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四卷　第七期目錄

新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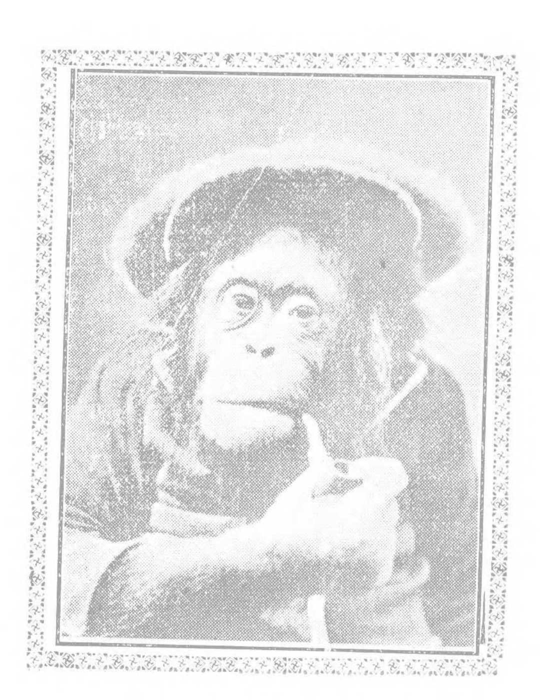




上圖爲美國女子之中國新裝、實則乃我國二十年前之粧束。下圖爲巴黎女子之新式帽、仿製葡萄纍纍若貫珠綠葉紛披搖曳生姿、

獸性





沐猴而冠



貓之新婚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月十八日起至廿四日止）

上海局面

自杭州不守消息到滬。滬上工人。大為興奮。由總工會宣布罷工。表面理由為反對英兵來滬。而實則乃為黨軍應聲。意在迫孫軍退出上海。從其意味觀之。可謂超出于勞資問題之外。而純屬政治上運動之參加。蓋以前之罷工。如對外及加薪作用。此次則另自別闢途徑。十九日起。上海郵差首先發難。公共租界法租界電車工人均有一部分罷工。二十日商店亦有一部分罷市。各紗廠各外輪海員及商務書館先施永安各大商店工人亦罷工。上海各報因檢查過嚴及工人罷工。二十日起亦停刊。總工會發表罷工宣言。共列十三條。前五條為一般政治要求。後為改善勞工待遇。並頒罷工紀律五條。禁止搗毀工廠商店。禁止毆擊外人。足證政治意味之濃厚。而與平時罷工。完全異殊。惟官廳取締異常嚴厲。防守司令部斬決工人。盛傳已及百餘人。而確數究無人能知。不過孫軍當局之嗜殺。乃毋庸諱言。華界狀態。陡呈不安。居民紛向租界遷避。租界義勇隊及各國海軍陸戰隊。亦相繼出任保衛。但事實上工人舉動。極為穩慎。未嘗擾及治安。而工人因當局之殺戮嚴重。漸有上工者。但亦有加入罷工者。至廿一日止。總數共達十二萬人。罷工形勢。至二十二日。漸見緩和。日華各紗廠及電車工人。均次第上工。郵務局罷工亦經總工會通告二十四日午起一律復工。此次罷工意味。既如上述。期以罷工為手段。作參加軍事政治之試驗。雖為中國工人開未有之創舉。但犧牲過大。終覺得不償失。且工人在數日內思運動商店全體罷市。以為罷工之後盾者。亦顯然未能成功也。

上海租界恐慌之一斑

街口直立電網

在此罷工時期中。使滬埠益增恐慌者。為二十二晚軍艦砲擊製造局之

事。是日晚泊在高昌廟附近之建康建威兩艦。受南軍運動。突向製造局前開砲十響。五彈落租界。五彈落中國地。死華人二名。外僑未傷。一時華租界大形驚慌。英國陸軍及租界義勇隊均出防。同時閘北警署亦被襲擊。死警察三人。拘暴徒數名。益為騷然。官廳對上海戒備益形嚴重。認華界一帶六時後無口號即不能行。上海乃入恐慌狀態中矣。茲附錄楊樹莊於事後報告電如下。

（上略）本晚六時建威建康忽向岸上開砲約二十餘響。當飭駐淞各艦嚴行戒備。以防不測。一面設法馳入高昌廟鎮攝一切。又與陸軍方面切實疎解。使其不致誤會致成互擊。幸承諒解。該艦亦即停止砲擊。旋派員到艦查此事。均係建威大副郭有亨建康大副倪華鑾二人所為。郭倪於砲聲停時。即已逃逸。該員竟敢被人煽惑。擅自暴動。殊屬不法已極。該兩艦艦長事前未能預防。亦屬咎有應得。除將該兩艦艦長先記大過。聽候查辦。並將郭有亨倪華鑾二人嚴行拿緝。捕獲嚴辦外。謹先電聞。所有善後事宜容當續陳（下略）

上海海軍司令



楊樹莊

漢潯案解決

漢案談判。至十四日晚雖告完竣。而因撤兵問題。遂致停頓。惟中英兩方皆曾嚴重聲明並未破裂。且願早日簽字。十八日英閣議討論此問題後。即由外相張伯倫訓令俄馬利指明繼續談商途徑。張伯倫並允俯就中國之願望。英兵皆集香港。不赴上海。並可以後陸續由滬撤回。前時交涉困難之點。即在一方要求撤兵。一方礙于面子。難卽退回。今既有折衷辦法。糾紛之焦點。已無形解除。故十九日晚陳友仁俄馬利會晤。立即正式簽字。于是談判五星期來之漢案。即由是而結束。協定內容。據路透社報告如下。英國主管當局將於三月十五日根據地畝條例召集納稅人開年會。彼時英工部局解散。而租界之行政管理將正式交與中國新市政局。三月十五日交與中國市政局後。租界內之警察及公共事業與衛生

入蘇之張宗昌

之管理將由現在之中國管理當局處理。國民政府在英人董事會解散時。將按照特別管理區域以管理租界辦法。設立一特別市政局。其管理條例將由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遞交英政府外交大臣。此種條例直至漢口五租界談判歸併而成爲一統一市政區域之時爲止。繼續有效（與前刊本報所載略有出入。並已經修改矣）。同時與漢案同一性質之潯案。亦於二十日在漢簽字。內容略同漢案。但黨政府因英人在潯案發生所受之直接損失認爲黨政府之疏忽。應允賠償損失。此蓋黨政府之目光遠大處。不喜拘於意氣之成見。而能出以公平者也。此項協定簽字後。漢口及倫敦方面。多表示滿意。英方更認爲前途有望之曙光。廿一日漢口聯席會議將外部所備對漢案宣言通過。即日與協定條文同時在漢公表。外部宣言所聲明之旨趣。據二十一日路透社電稱。國民政府之政策。對於任何租界及公共居留地之現狀變更之執行。不使用武力或援助使用武力。國民政府對於凡在中國境內之租界地。及國際居留地現狀之變更。已規定原則。此項事件在國權上關係重大。除國民政府外。無論任何地方政府。不得與外國作關於此事之談判云云。

可憐逃難人民

上海車站之擁擠

浙戰變化

聯黨兩軍。在浙江戰事。迄上週末聯軍業已被迫後退。佈防錢塘江岸。詎黨軍進攻極猛。聯軍不能保守杭州。孟昭月遂於十七晨率軍沿滬杭路線撤退。計開出列車十三列。兵數約萬餘人。省長蔡樸及周陰人等亦隨同離省。聯軍撤後。杭垣治安無人負責。匪徒乃乘機搶掠。幸天降大雨。紛亂狀況得以稍減。黨軍於十八日抵杭。首先入城者爲王俊部。及浙一師石鐸之一部份約千餘名。魯滌平白崇禧各部主力亦相繼向杭州富陽集中。沿滬杭路進展。十九日抵長安。即就該處佈防。聯軍大隊退至松江。其餘徒步逃回者。悉在嘉興嘉善一帶駐紮。寗波駐軍亦由海道退至吳淞。至是浙江幾全部爲黨軍佔領。蔡元培等皆聯袂返杭州。維持省政。聯軍趕設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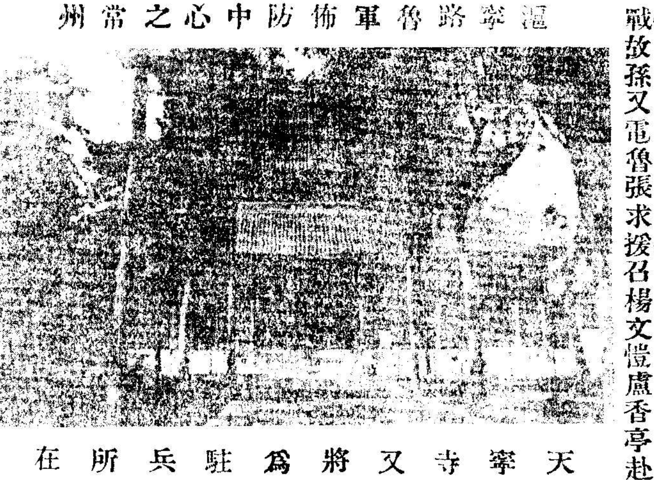
浙戰之人物



魯滌平

防線。第一道在嘉興。第二道設嘉善。第三道設楓涇。嘉興以南之鐵軌電線。均被拆斷。孫傳芳在南京聞報後。遂急電鄭俊彥梁鴻恩等火速赴滬杭及宜長兩路增援。一面電前方各軍。固守蘇境。令陳調元王普派兵皖南防黨軍侵入。但孫軍經九江杭州兩處戰敗之結果。精銳喪盡。不堪再戰。故孫又電魯張求援。召楊文愷盧香亭赴寧計議。張宗昌於十九日在

滬寧路魯軍佈防中心之常州



天寧寺又將爲駐兵所在

濟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直魯軍開入滬寧線。令畢庶澄先行南下。本人隨即北上謁張作霖。通盤籌劃對豫對浙兩路軍事。張於二十日下午抵京。當晚順承王府開重要軍事會議。至夜深始散。張散會後即於二十一晨二時專車返濟。在京僅勾留十二小時。其形色之匆忙可見。二十二在濟南再度開軍事會議。令金壽良留守。張帶八處人員南下。並有鐵甲車一列。俄兵一旅隨行。過徐稍勾留。二十三晚抵南京。盧香亭楊文愷二十一日到寧。孫即令盧坐鎮。本人赴滬指揮。傳孫已於二十二日到松江。但未能證實。魯軍一列車二十二日晨到上海。畢庶澄亦抵無錫。魯軍主力決在蘇常鎮江扼守滬寧路線。防黨軍繞太湖入蘇截斷滬寧路。然上海方面工潮突起。形勢極嚴重。已有難於應付之勢。皖局復又有陳調元白寶山王普等結合第三勢力。長江下游頓呈混沌狀態。軍事前途未易樂觀。

豫局緊張

奉方援豫軍事。因吳軍態度未有明白表示。故雖早已集中豫北。但迄未越過黃河鐵橋。豫將領爲保存地盤起見。早傳有新結合反對援軍之醞釀。及本週內靳雲鶚已正式通電表示拒援。原電雖未經公佈。然大意則藉口擁吳。謂如果援軍逼迫太甚。當不惜以武力相見云云。靳電發後。所部即向北開

孫軍現在之根據地

松江

動。佈防鄭州信陽間。田維勤魏益三亦與靳合作。吳復令王維城王爲蔚馬吉第等在黃河南岸至鄭州一帶佈置防務。並將黃河橋鐵軌拆卸一部。其對奉軍之態度可知。吳曾有一蒸電致張。請援軍緩進。原文云。北京張雨帥助鑒。口密。庚佳兩電敬悉。貴軍此次渡河南進。事前並未承賜電通知。共商辦法。敝部雖諄戒避讓。冀免誤會。仍不免惶惑驚疑。愚兄雖能

諒吾弟苦心。而實難於應付。數月以來。貴軍常持經豫入鄂之議。而敝部屯駐京漢線者十餘萬。道路之騰挪甚難。戰綫之分配不易。故尊意雖甚堅決。此間竟無術贊同。內部因而自行整頓部衆。費時數月。糜餉不貲。想亦吾弟所深知也。蓋此間各軍。份子複雜。非單簡命令所能處理。一切命令。不與事實相調劑。則不易施行。若可單簡行之。則本軍早到武漢矣。今貴軍南來。愚兄無法可以單簡命令。使敝部趨於一致。實感困難。地盤雖不足論。而各軍實爲生命所依。縱令吾弟兄能開誠相許。而無時間以資調處。自不能相安無事。若祇以威力行之。恐貴軍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討赤未遑。絕友先見。造成鷸蚌以待漁人。大局更不堪設想。吾弟兄同心討赤。一載有半。豈可一着不愼。隳敗前功。此愚兄所不能不懇切相商者也。現仍盼吾弟速令貴軍停止前進。以便從長計定。對赤作戰辦法。畢瀓廷兄想已到京。尊所有計畫。無妨詳細妥商也。特布腹心。敬乞鑒察。吳佩孚蒸戌印。

領銜討靳之張學良

張接吳電。復接靳雲鶚來電。當於十八日復吳一電。文云。鄭州吳玉帥勛鑒。效密。篠電敬悉。我輩宗旨相符。同心討赤。一年以來。無一事不尊重我兄意見。本合作之精神。期始終之貫澈。自陽夏失守。貴軍節節北退。變化之速。全國駭愕。我兄既却敝軍之援。又無切實反攻之力。弟爲顧全合作及信義起見。迭陳意見。以冀我兄有所覺悟。予以容納。不圖信使往還。函電紛達。時逾半載。迄無解決之方。而赤逆得以安然爲所欲爲。浙已不守。滬埠吃緊。襄遠迭電催進。人民責言備至。若再因循坐誤。勢非個個擊破。全國淪胥不止。熟籌審察。非進兵不能討赤。非入豫不能進兵。默察趨勢。實屬忍無可忍。緩無可緩。此次毅然進駐豫省。不得不抱最後之決心。師已出發。萬無中途停進之理。敝軍之一舉一動。悉秉弟之命令而行。斷無部下自由行動之事。樊參贊所指係青年軍官主張。或係撫拾浮言。遽行陳報。殊非事實。總之此次前進。志在討赤。既不背合作之精神。原與貴軍毫無衝突。靳雲鶚從前二三其德。早在洞鑒之中。陽夏之役。忍令我兄失敗。坐視不救。且有危害之舉動。今則公然抗拒義師。旃幟顯然。以前之種種行爲。今已證實。我兄又何必庇此不忠不義之部屬乎。但我兄所處環境。及委曲苦心。亦所深知。如有通力合作分路担任之計策。弟亦極願受教。且擬隨時援助。此心此志。可質天日。幸我兄鑒察之。張作霖巧印。


入豫奉軍將領韓麟春

奉方因靳雲鶚公然反抗援軍。決定先入豫南解決靳部。于珍十九晚復赴前方調度。韓麟春亦於參與二十日重要會議後。二十一晚即親往石家莊駐紮。並於十七日由張學良領銜發表一討靳通電。奉天對豫局之態度。乃益見明顯。原電云。鄭州吳玉帥。劉雪帥。齊撫帥。河南各軍民長官各師旅長。省議會。各公團暨全省人民均鑒。頃奉吳玉帥交閱靳雲

鶚蒸日通電。妄造謠言。詞旨背謬。故意挑撥。冀逞奸謀。種種蜚語。原無駁斥之價值。第我軍正在進行。誠恐各方爲其淆惑。茲將詳細情形。爲豫中袍澤及地方紳耆人民言之。查靳雲鶚在數年前。不過一旅長耳。受吳玉帥一手提拔。至有今日。不圖祗顧個人權利。毫無國家思想。迹其所爲。略舉如下。（一）惡化流毒。中外共憤。玉帥誓與我軍合作討赤。純爲救國救民。精誠所結。天日可表。獨靳氏心懷疑貳。居中阻撓。去歲利用玉帥聲

進退維谷之吳佩孚



威。勉強服從。提兵北上。徒以未得豫督之故。遂生怨望之心。匪特頓兵不進。且復別蓄異謀。試觀馮逆軍隊於包圍之中。仍能安然逃出北京。則彼所持之態度。可以想見。此與北方大局安危關係綦重。幸賴玉帥溫犀所燭。毅然與以免職。不得爲謂無故犧牲。（二）武漢告警。玉帥棄瑕錄用。靳氏身總三軍。應如何激發天良。奮勇立功。以蓋前愆。詎料靳氏別具肺肝。武漢危急。坐視不救。玉帥情勢切迫。至派蔣賓臣參謀長。懇切敦促。竟置不理。乂復乘人之危。仍以種種權利。一味要挾。陷陳家謨劉玉春於垂絕之境。坐誤戎機。使大局不堪設想。殃民禍國。實靳氏一人之咎。（三）又因慾望未遂。重演反側。玉帥雖抱定與我合作之旨。始終不渝。即袍澤亦多屬深明大義之人。服從罔懈。然而退自武漢。困居豫中。時越半年。靳氏坐擁重兵。未進寸步。坐令敵餘日張。長江滋蔓。追維禍始。誰尸其咎。誤國之罪。豈可勝誅。（四）豫省連年凋敝。人民夙稱困苦。試問軍隊擁塞。長此供應。民何以堪。玉帥爲其恩主。致處進退維谷之境。地方遭其塗炭。水深火熱。民不堪命。孰爲厲階。司馬之心。路人皆見。故就道義論。侮弄其主帥。傾陷其袍澤。更就事跡論。徒爲赤逆梗阻。反攻軍隊。得以安然侵略長江各省。（五）始則忽南忽北。尚在首鼠兩端。繼則明目張胆。毫無顧忌。密訂敵方雷池之約。高揭黨人青天白日之旗。玉帥迫不得已。僅予二次免職。不加追究。已屬寬容。乃陽居下野之名。陰握全軍之實。劉旅臨潁之動。孰爲操縱之人。馬跡蛛絲。何難復按。以上各節。猶曰已往。今忽敢以待罪之身。竟鼓其如簧之舌。公然通電。抗拒義師。無非希圖結合新舊各軍。樹其勢力。明保團體。暗通黨軍。不恤認賊爲父。以友爲敵。靳氏之人格何在。是則發難指使。情節顯然。故意擾亂。是非已白。要之靳氏如此居心。出此手段。不過爲爭地盤。圖權利。遂不惜誤國家。害地方。犧牲恩主。煽惑袍澤。一言蔽之。自私自利而已。此誠南山之竹。不勝書其罪矣。至於我軍此次進兵入豫。前經我上將軍通電。鄭重申明宗旨。諒必國人所共見。誠以與玉帥合作討赤。必須堅持到底。方可貫澈主張。現在赤禍蔓延。長江流域將成燎原之勢。玉帥徒受掣牽。迄無進展之期。我軍披髮纓冠。分所當盡。除暴靖難。負責專征。論手續則事先對於玉帥及各袍澤。文電往還。使者絡繹。早已有所商洽。原非唐突進兵。論目的則志在收服武漢。奠定贛湘。掃滅

赤禍。早戡大局。非進兵不能討赤。非入豫不能進兵。同志友軍。苟能協力合作。扶助之不暇。焉有假虞爲滅虢之理。凡具常識。靡不共喻。況我軍師行以義。心出至誠。往事昭昭。足資佐証。（一）前當鹿鍾麟宣佈馮靳合作。我軍以與玉帥既已誓同討赤。合作在先。金石可期。河水不改。終始離間伎倆。不爲所動。（二）妙峰山賈馬之變。適南口吃緊之時。我軍尚且分兵應援。協同平定。顧全友軍之事。實人所共知。（三）在武漢緊張未失之時。我軍曾助械助彈。並願會師陽夏。實行應援。玉帥方面既有文電可証

豫局引人注意之人物



靳雲鵬

凡我袍澤。亦當聞見。（四）我軍如以靳氏之心爲心。惟地盤是爭。權利是圖。則遇機乘危。早已長驅入豫。何待經過數月以至今日。當時因尊重玉帥之意。一再遷延。惟盼豫局早有解决辦法。整旅反攻。詎盼之已久。閩贛繼陷。秦關不守。今則江浙又生變。皆由豫方不克牽制黨軍。以致各方受其影響。大好山河。已去半壁。馨帥雪帥迭電告急。催我進兵。地方呼籲。函電紛馳。我軍爲國家計。爲友軍計。實屬忍無可忍。毅然進駐。以張撻伐。苟期貫徹討赤。豈敢有所私圖。上年我軍以兵援綏。事後讓由晉軍接防。馨帥迭以地盤相讓。堅拒不許。又以械款分別接濟劉雪帥孫馨帥。而符合作之精神。凡此事實。當爲各袍澤所共聞。果如靳氏原電所云。豈能以一人而欺天下。以一手而掩盡人之耳目耶。總之赤禍爲全國公敵。豫省非靳氏所私有。我軍爲國爲民。但知救國。此心此志。可鑒天日。不爭地盤。不計利害。故無靳氏自計之周詳。假使靳氏早以國家及人民爲重。以玉帥及團體爲念。則豫省何有今日之現象。武漢久已反攻。而到手。固不勞我軍之入豫也。靳氏違背長官。貽誤國家。是謂不忠。讕言煽惑。陷害同胞。是謂不義。不忠不義。是謂蟊賊。此則願我袍澤暨全省人士一詳察之。萬勿爲其所愚。墮其奸計。當此時機切迫。師發在途。戡定國難。端期羣力。斷不宜稍滋誤會。致有鬩墻之爭。凡屬袍澤。如與我軍宗旨相合。戮力一心。共同討赤。不但無分畛域。且當敬之愛之。互相提携。竭力援助。皇天后土。息壤在茲。倘以陽以服從主帥爲名。而陰圖個人權利。徘徊歧路。摸括地方。則爲維持綱紀。亦屬在所不容。耿耿此心。悉出肺腑。玉帥燭照萬方。體國公忠。各袍澤素負重望。明於辨別。當不河漢斯言。披瀝以陳。總希朗察。張學良。韓麟春。高維嶽。汲金純。萬福麟。于珍。趙恩臻。榮臻。胡毓坤。王不煥。王瑞華。戢翼翹。富雙英。陳在新。劉偉。鄒作華。蔣斌。劉振東。張殿九。馬占山。孫德全。鄒希鵬。竇聯芳。董懷濤。劉輔庭。趙鳴皋。張廷樞。陳琛。楊德生。白文琳。武漢卿。丁春喜。應振復。鄗汝廉。安錫嘏叩。篠西印。

此電既發。豫南形勢。遂更覺嚴重。豫軍佈置防務。亟亟不可終日。雖張治公律。亦有由豫西調至鄭州警衛者。奉軍因京漢綫過河。已難安穩前進。不若改由直南大名境渡河。逕入豫之考城。集中蘭封。由隴海西上。較爲便捷。故由該處渡河之軍隊。數已不少。而豫北則並無新發展也。寇英傑二十一日出京。奉張曾囑向吳面達衷曲。然寇靳本不相能。現靳氏在豫。

幾已大權獨攬寇願否返鄂固屬問題即令眞能面與陳情恐亦無益蓋豫局自此欲圖澈底之解决已絕非空言所能了事矣。

外交問題

此一週中之外交談判較爲熱鬧中英新談判業於二十一日開始合中日中法中比而爲四成績表見者雖尙尠少而其表面之熱鬧固自可紀茲爲分誌如次

△中英談判　自英使藍森於上月二十八日向外部提出七項提案後外部當局卽已與各關係部署及外交界要人熟加考量研究爲接受談判前之準備旋因我國對英出兵抗議照會英國尙未答復當局主張待答復後再行與英談判一面則仍行準備及十七日英使已答復我國抗議當局認爲已臻可開議時機遂約定於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在外部舉行屆時英藍使至部與外長顧維鈞當面談判在場者祗顧藍二氏及秘書一人顧氏將中國對此案意見卽席詳爲陳述英使亦多表示了解惟中國答案是日尙未提出外部方面正由條約司起草起草完竣後再交由條約研究會討論卽可提出下次會議

△中日商約　中日商約十九日已開第五次會議所討論之議題爲與互惠協定相關聯之最惠國待遇問題是日會中未有何決定仍定下星期五繼續開會不過實際進展異常濡滯五次會議之效果亦甚微渺前途殆少樂觀之點中華全國商聯會特於十九日上呈外部詳陳互惠應加審愼不可成爲片惠原呈如下爲呈請事竊本會以改訂中日條約關係甚鉅迭經陳請在案茲據朝鮮京城總商會函稱現爲中日商約期滿應卽完全撤廢另訂互相平等新約業經政府提出協商海外遊聽無任企盼查我國前淸時代誤將關稅訂入通商條約以來迄今八十餘載國貨因之被擠實業因之不振工商受害無窮經濟日就枯竭皆由關稅不能自主條約苛虐不平有以致之而苛虐之待遇尤以日本爲最甚不得不將目擊之情形與身受之痛苦縷晰陳之蓋我國輸入朝鮮之貨向以絲製品與蔴製品爲大宗而乾棗柿餅乾椒葦蓆甲紙糖菓粉絲等物次之平均每年全鮮銷售金額統計絲蔴製品當不下一千餘萬元乾棗柿餅等貨亦不下數百萬元實爲僑商存亡攸關尤爲我國工農界生計所係前因日關歷次增稅各貨日漸減銷自民國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增加奢侈品稅率絲製品則値百抽百蔴製品線數在四十以上者亦格外加徵去歲增加二三成聞今歲四月又將加增勢不至完全斷絕輸入不止自增加奢侈品稅率而後絲製品之斷絕輸入已逾二載雖經僑商請求在朝鮮方面設立工場招工織造該總督府尙不許可非抵制而何不但乾棗柿餅等類列入奢侈品內大受影響其他貨物如古月紅木磁罌磁器線香藥材亦均屬大宗銷品全鮮各埠合計爲數亦係至鉅惟因稅率增高或被列入奢侈品內運銷日見減銷卽僑民之初入鮮地者除行旅所帶衣服勒令交納重稅外而於一身之冠履凡是新製亦非納稅不能放行反之卽將冠履充公甚或有被迫赤足以行者至於勞働界中若木工瓦工種菜園者亦有驅逐之消息是其虐待工人之種種皆係條約失平之故耳我國運銷日本物品較其輸入我國之貨不及百分之一二卽援互惠之例彼已佔利甚鉅按之公理對於我國貨品不應示以抵制乃其增加奢侈品稅率强將我國多數貨品加以奢侈之名以爲杜絕之計雖經內外各商會籲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在案而日本對於其他各

國。以互惠條件尙多讓步。獨對於我國交涉。始終不肯允讓。其欺我關稅協定無相當之對待。顯然可見。現在僑商因受苛稅束縛。勢不能支。陸續回國者。所在多有。大有江河日下之勢。此次改訂新約。關係甚重。應請政府俯賜採納。權其輕重。審其利害。以達平等。而維國貨。實深感戴。除請總領事轉呈外交部外。相應函請貴會查核。轉請政府。勿與互惠。以保利權。而昭平等。實級公誼等情。當於二月十二日提付本會評議會討論。僉以該會陳述我僑胞歷年所受日人之種種苛稅虐待。勢不能支之痛苦。均係實在情形。推原其故。皆由條約失平所致。此次改訂新約。關係極鉅。對於互惠。若非詳加審愼。以達眞實相互平等目的。則時機一失。遺害無窮。該會所請。勿與互惠一節。情詞迫切。良以日人任意將各貨列入奢侈品。加徵苛稅。若無相當抵制。互惠無異片惠。亟應根據本會前請(一)宣布舊約期滿無效。(二)另訂雙方平等互惠新約。轉請鈞部俯予採擇。以維國貨。而保利權。議決通過。理合據案呈請鑒核施行。並懇鈞部將改訂條文隨時昭示。以慰我國內外商民喁望。實爲公便。謹呈外交總長。

△中法會議　中法會議情形。較中日商約略佳。因重要部分。不及對日之多而繁。故尙能有較進步可言。二十一日上午又開第五次會議。討論議題。(一)法國滇桂粵三省之路鑛特權案。法國照舊約所享受者。我國主張必須放棄。(二)護照費案。雙方均應劃一。華人不能多徵。法方對兩案。亦有意見。當時各有陳述。當場尙未能完全決定。定下星期一上午十一時繼續會議。以表面言。似尙比較可樂觀也。

△中比會議　中比會議。自開過第一次會議後。即因撤銷國際法庭訴訟問題。暫行停頓。而由顧與比使往返商量。務達撤銷目的。比政府與法庭交涉結果。方告成功。二十二日下午三時半。比使遂偕專門委員至外部。舉行中比第二次會議。是日法使本擬逐條討論。因外部未準備完竣。乃改定下星期二再開。以勢測之。此後比約當可繼續進行矣。

英俄關係險惡

自去年英國煤礦罷工。蘇俄總工會。捐金助礦夫。英國已甚惡蘇俄。保守黨主張英俄絕交之聲。不絕於耳。迨去冬以來。中國時局變遷。中英關係。頗有變化。英保守黨以中國之反英風潮。有俄人搆煽。將欲以赤化惡例推翻英國基礎。加以印度阿富汗之局。俱有可慮。其惡俄也遂愈甚。英於中國。略示讓步。前後兩次發表政策。並解決漢潯案。然同時自上月以來。英下院對俄絕交之呼聲又大起。本月二十三日。英政府乃以下列之嚴重抗議。致蘇俄政府。

英俄關係。迄今未能脫去不滿意之性質。查一九二三年六月四日。蘇俄曾鄭重簽訂下述之協定。『蘇俄政府。應允不以財力或他種方法。接濟凡以在英國領土內傳播反動思想。或煽動叛亂行爲爲目的之人。團體或機關。幷應允傳知舉國文武官吏。切實信守此條約之意義。』次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國外交大臣麥道南。致書與貴國拉哥夫斯基君。除引敍上述條文外。幷表示本政府對於此種協定所持之態度。即甲國以誠意與乙國簽訂協定。必望乙國能實踐協定之意義。設若乙國假協定之名。實行侵害甲國。對於日以仇視甲國爲目的之宣傳事業。不第取放任態度。幷且於暗中鼓勵。甚至煽惑甲國人民革其政府之命。則甲國對此。豈能容忍。蓋此種行爲。不但違反協定。抑亦爲國際道誼所不許。而今日貴政府對本政府之舉措。不幸適犯此病。此警告提交之後。違反協定之事

仍不稍減。英政府復曾一再促駐英蘇俄代表之注意。總之掌握蘇俄政權之領袖。或爲國內之當政者。或爲駐外之大使。若仍固執其仇視英國之論調。幷播傳世界革命之主張。則英俄兩國間之關係。絕無改善之可能。

蘇俄居高位之人物。其對吾英國之態度。適與蘇俄駐英代表所表示之善意相反。例如前駐英倫蘇俄代表卡拉辛君於上年十月曾宣言。謂奉本國訓令。囑轉達英政府。蘇俄政府願以誠意與英政府敦睦邦交。幷互謀剷除兩國間之困難云云。乃其訓令正在進行之間。蘇俄已開始其大規模之宣傳。以種種無稽之事。毀謗英國。即主稿上述訓令之蘇俄外交委員長。其自身亦不免爲參加此宣傳之一份子。去歲十二月六日蘇俄外交委員長吉趣林氏。在德京柏林宣言。謂英國「近東」雜誌有波斯若不迎合英國之旨趣。則英國將有不利於彼之舉動之警告。查「近東」雜誌。幷未作此論調。書冊具在。可供檢查。是吉氏之言。全爲揑造。諸如此類之事。不一而足。上年九月十七日人民陸軍委員長對蘇俄軍隊新徵將校幷行營政治服務員之演說。幷九月十五日陸軍副委員長在「巴拉達」雜誌所發表之論說。均在其例。最近蘇俄大使卡密諾夫。據其曾對人云。蘇俄共產黨領袖。正注其全力於自國內政。對於策畫國外革命事業。反形退步。殊爲失當云云。聞其言亦可窺其意焉。政治部實爲共產黨之最高機關。即爲事實的俄國政府。其一切舉措對於英國仇視尤深。云云。張伯倫幷聲明如此次抗議。不發生效力。則英俄商約之地位將有變更。蓋言雖斷絕國交而不惜也。

按中英之事。自有中英之歷史在。如英國徹底改善政策。則反英風潮。立時平息。且中英友交立可增進。俄人縱煽動。中國人固不聽也。至於英俄之間。太糾紛。太複雜。其事非中國人所問。惟由大勢判之。俄國非緩和讓步積極辯明不可。蓋蘇俄經濟。不堪與英國決裂。英國亦然。其全國工人。固反對英俄決裂者也。

美國縮軍案之趨勢

日本參加

日本對於美國提議縮減海軍輔艦事。本月十九日已正式答覆。茲誌全文如下。

日本外務省公布幣原外務大臣。二月十九日午後四時以左列備忘錄交于駐東京美國大使。

一、帝國政府對於二月十日東京美國公使之備忘錄。已加以愼重考慮。在該備忘錄中。美國政府聲明關於縮軍問題之美國態度。且提議對於列席不久在日內瓦開會之裁減軍備預備委員會之五國代表。關於華會條約所未包之軍艦限制。賦以商議與締結五國協定之權。

二、帝國政府希望完成華府會議防止製艦競爭之事業。以得到協定。事與美國政府在該備忘錄所陳述者。意見全同。而衷心歡迎美國政府提議。爲該項目的於五國間商議之。帝國政府將派代表予以商議及締結關於協定本件之全權。欣然參加該會議。

三、然以此次應討論決定之問題。極爲重要。帝國政府。以爲至少其代表之一部分。有自東京特派之必要。鑒於各種準備及東京日內瓦間旅行所需之時日。上項會議。若與二月二十一日開會之裁減軍備預備委員會同時開會。或緊接開會。則帝國代表將不能列席該會議。因

此帝國政府希望此次提倡之華府海軍條約簽字國之會議。開會於六月一日以後。

四、帝國政府知美國政府關於華府條約所未包含之軍艦種類。各國應維持之海軍力比例。此時並無為一定的提案之意。己為欣幸。以為欲確保本事件商議之成功。對於此種限制軍備條件之審議。與會各當事者。虛心處理。且於各國國防必要上兩點之範圍以內。務用互讓協力之精神。最為必要。帝國政府切盼根據不論對於何國皆公平滿足。且能貢獻世界以平和及安寧之方法。以成立協定。

然其前法國於本月十五日。其後意國於本月二十一日。皆答覆美國。婉加謝絕。法國覆文大意乃主張本案在日內瓦之軍備委員會討論。不宜五國單另商議。其理由為、

(一)國際聯盟會。以縮軍問題為最重要任務。其事業正着着進行之時。若移歸他會。足弱聯盟會之權威。

(二)僅五大國會議。則是與海軍問題有重大利害之小國除外。反於聯盟精神各國平等之原則有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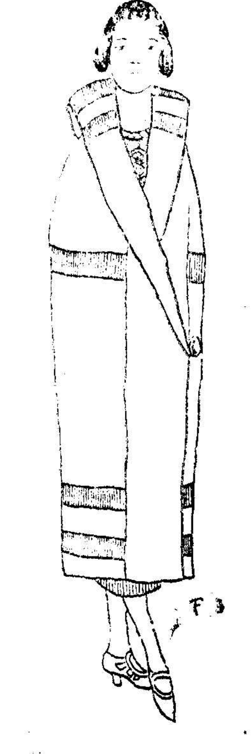
(三)法國向來主張應將陸海軍空軍一並考慮。且只應規定總噸數。至種類分配。由各國自定之。

(四)美案雖意在保持均衡。然鑒於一九二四年之羅馬會議。無成功之望。

故法國雖反對。而非根本反對。特主張應由聯盟會之軍備委員會一般討論之耳。故美國解釋。法國尚有挽回餘地也。義大利覆案。則明言拒絕矣。

今後趨勢

據東報華盛頓電。美政府對日本覆文。甚表歡迎。展期開會。亦可贊成。然另為之說者。日本已顯明主張反對五五三比例。是則開議之結果。將徒限制美國新造巡洋艦。因就現狀論。日本大巡洋艦。優於美國。若以現狀為基礎。而對未來加以限制。美國等於自繩自縛矣。故美國衷心歡迎與否。尚為疑問也。意大利既拒絕。五國協定之事業。已絕望。故又有希望英日美三國之單獨協定者。惟英國迄今尚未答覆。(以未得殖民地意見故)然法意如不在內。英國斷難贊成限制輔艦。且即參加開會。三國單獨協定。其勢不能。故柯立芝之提議。始終歸於失敗已耳。而日本之所以表示欣然列席者。殆亦因知其事之必不成。而樂得卸除反對之責任歟。不然。日本海軍。固聲言目下兵力已為最小限度矣。然則根本上安有限制之可論哉。



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六年二月十八日起
至十六年二月廿四日止

（冷心）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黨軍入杭州城秩序尚好、

△奉張再電吳佩孚、勸其不必袒靳雲鶚、說明奉軍入豫、不能中止、

△奉將領由張學良領銜通電討靳雲鶚、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上海總工會、下令罷工、郵差全體及電車電燈一部分工人罷工、總工會發總罷工宣言、凡十三條、

△于珍出京赴豫指揮軍事、

△漢案中英協定晚七時由陳友仁俄馬利簽字、

△陳調元白寶山馮紹閔王普在安慶開代表會議、謀團結新勢力、

△日本海軍部電駐滬日艦隊司令派陸戰隊三百名登陸、

二月二十日　星期日

△上海防守司令部、在華界斬工人十七名、學生二人、英法租界一部分罷市、罷工人數增至十萬餘人、

△張宗昌由濟南到京、在順承王府會議援蘇計畫、

△閩軍蔣啓鳳部千人、到嘉興、

△潯案協定在漢口簽字、陳允賠償英人直接損失、

△日本答覆美國縮軍提案決定參加會議、但不願預定海軍力比例、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韓麟春出京南下赴石家莊調度軍事、

△北京中英談判於下午四時開始舉行、

△嘉興罷市、兵隊大肆刼掠、

△張宗昌由京返濟、召集軍事會議、

△黨政府在武昌正式辦公、

△美國下院通過波特請美總統單獨與中國磋商之議決案、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上海中外紗廠輪船工人加入罷工、惟市面平靜、

△孫傳芳赴松江、

△上海海軍建威建康兩艦于下午六時許發砲擊製造局、華租界大受虛驚、旋即平復、

△漢案宣言發表、

△浦口魯軍開始渡江、

△北京閣議、否認漢口協定有效、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楊宇霆回奉天、

△張宗昌抵南京、

△浙黨軍一部分開入嘉興、

△上海軍警圍捕上海大學學生捕去六十餘人、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上海總工會下復工令、郵局先復工、

△畢庶澄到上海、

△黨軍進至楓涇、

△閣議通過附稅保管委員會條例公布、

△孫傳芳徐果人忽宣布聯治建議計畫大綱四章十四條、

德國政黨之研究

（駐德記者）

（谷冰）

德國人民以歷史地理宗教等等的關係。在政治上派別特多。例如中央黨居德意志人民黨及民主黨兩黨之間。其政綱尤與兩黨相似。然以宗教的關係。絕不能與此兩黨中之任何一黨相結合。又如巴伐里亞人民黨。原為中央黨中之一派。然而一方面以地理上的關係。終不願在中央黨旗幟之下活動。一方面又以歷史的及宗教的關係。又不願與德意志人民黨合併。故就德國政黨史觀察。各黨之發生。雖與法國政黨不盡相同。而就其複雜的派別關係言。則與法國政黨情形殆無差異。近年以來。更以社會經濟情形變化之故。又有所謂經濟會與房客黨（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und Mieterpartei）等等政團之發生。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前年國會選舉。正式參加選舉競爭者。多至二十餘黨。國會六百議席。分屬保皇黨德意志國民黨德意志人民黨中央黨巴伐里亞人民黨民主黨經濟會社會民主黨共產黨九黨。德意志國民黨與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勢力最大。然前者所佔議席不及全部五分之一。後者亦僅一百三十餘席。其他各黨。則大率僅有議員三五十人。同時德意志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及資產階級之保守黨且有保皇黨色彩。其對外政策為主張廢除巴黎和約。賠償條約。反對加入國際聯盟。並求恢復亞爾薩斯勞蘭兩州及海外各處殖民地）與社會民主黨（代表勞動階級。願忠實履行賠償條約。並贊助賴藏諾史德萊斯曼兩氏之外交政策）又以政策根本不同。不能合作。因是之故。德國已往之十四內閣。除史德萊斯曼氏之兩屆大混合內閣。嘗得國會大多數之贊助外。其他內閣。一遇重要問題。輒不能不求在野黨之臨時援助。北美合衆國共和民主兩黨對峙之局面。及英吉利自由保守兩黨通力執政之良規。德國政治家雖心羨之。然終無由使之實現。依德國內政外交之情勢言。今日由社會民主黨民主黨中央黨德意志人民黨組織大混合內閣。固最適宜。若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組織社會民主黨民主黨中央黨三黨之小混合內閣。亦不

德國國會之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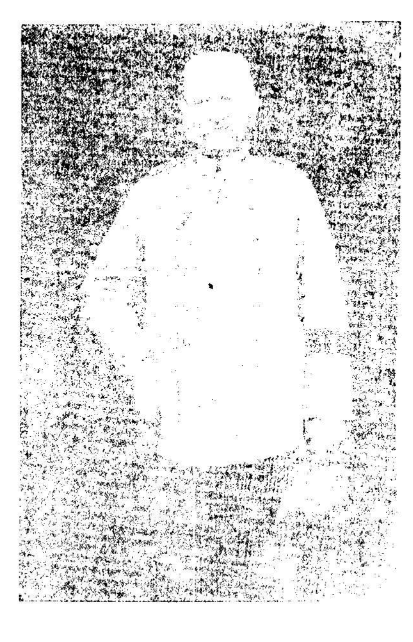
失為小康之局。然而事實適得其反茲舉德國革命以後十四內閣之歷程表而示之。次及昨日成立之馬克斯第四內閣焉。

總理	總理黨籍	在職時期	閣員分子
顯台曼 Scheidemann	社會民主黨	起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止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社會民主黨 民主黨 中央黨
鮑和爾 Bauer	社會民主黨	起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止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同上
密勒 Mueller	社會民主黨	起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止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同上
煥倫柏 Fernbach	中央黨	起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一日 止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民主黨 中央黨 德意志人民黨
威爾脫 Wirth	中央黨	起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 止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社會民主黨 民主黨 中央黨
威爾脫 Wirth	中央黨	起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止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社會民主黨 民主黨 中央黨 巴伐里亞人民黨
古諾 Cuno	無黨	起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止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三日	民主黨 中央黨 德意志人民黨 巴伐里亞人民黨
史德萊斯曼 Stresemann	德意志人民黨	起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三日 止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	社會民主黨 民主黨 中央黨 德意志人民黨
史德萊斯曼 Stresemann	德意志人民黨	起一九二三年十月六日 止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同上
馬克斯 Marx	中央黨	起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止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	民主黨 中央黨 德意志人民黨 巴伐里亞人民黨
馬克斯 Marx	中央黨	起一九二四年六月三日 止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民主黨 中央黨 德意志人民黨
路德 Luther	無黨	起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止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民主黨 德意志國民黨 中央黨 德意志人民黨 巴伐里亞人民黨
路德 Luther	無黨	起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 止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民主黨 中央黨 德意志人民黨 巴伐里亞人民黨
馬克斯 Marx	中央黨	起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止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同上

史德萊斯曼氏之兩屆大混合內閣。在職雖僅三月有半。然當一九二三年秋。馬克暴跌。時局危急之會。賴史德萊斯曼暨德爾氏之努力。卒能發行仁登馬克紙幣。挽救狂瀾。同時並確定外交方針。致力於德法諒解之實現。而使德國國際地位日益增進。故三年以來每當內閣更迭之際德國與

論輒有重組大混合內閣之要求。及去年十二月初。德意志人民黨（政府黨之一）國會議員孝爾慈氏在東普魯士演說。攻擊社會民主黨政策之謬誤。遂引起該黨對於政府之不滿。且表示不願繼續在國會中贊助政府之政策。而將以反對黨自居。總理馬克斯以內閣基礎薄弱。不得社會民主黨贊助。即不能存在。乃與各黨領袖接洽。意欲招致社會民主黨入閣。而期大混合內閣之實現。社會民主黨於馬氏此舉。盛稱其賢明。惟馬氏正與各黨接洽之際。該黨國會議員團忽發表一宣言。謂社會民主黨於馬氏之努力。極表滿意。該黨並願入閣。但為希望政局根本刷新起見。馬內閣須辭職云云。在社會民主黨以為大混合內閣如竟實現。則該黨在政府黨中為最有勢力者。為防制反動派之活動計。為期望該黨政策之實現計。至少須取得內務司法國防經濟四部。始為名實相符。設就馬內閣局部改組。則該黨雖有一二人入閣。仍於時局無補也。而馬氏則以為彼既努力於大混合內閣之組織。則時機成熟而後。現內閣之辭職。乃當然者。社會民主黨既欲與現政府各黨合組新閣。而又公然要求現政府辭職。實於政府體面太無顧慮。乃在國會宣言。謂政府不能容納社會民主黨之要求。政府願以其政策訴諸人民大多數之代表。以決定進退云云。社會民主黨乃提不信任案。而馬克斯第三內閣遂以倒焉。

德國總統



興登堡將軍

馬克斯第三內閣倒後。總統興登堡以今回閣潮實由德意志人民黨議員孝爾慈氏之演說引起。遂依慣例。令委屬於該黨之馬內閣經濟部長古謫氏組閣。古氏受命。與中央民主兩黨領袖接洽。歷三週之久。毫無結果。興登堡乃改命馬克斯組閣。馬與德意志國民黨本不相投。同時又不能忘社會民主黨倒閣之怨。故舊與德意志人民黨巴伐利亞人民黨民主黨三黨接洽。擬另制大政方針。由其第三內閣閣員繼續幹去。然卒以各方反對甚力。未能實現。因請興登堡另簡總理組閣。興登堡一方面不欲社會民主黨執政。一方面又囑於古謫馬克斯兩氏努力於組織中派內閣之無效。遂命馬克斯與德意志國民黨接洽。馬氏奉命。告其黨部中央黨。乃制定一種最小限度之要求。如忠於憲法。尊重國徽。信守洛加諾條約。國防軍之共和化等。以為與德意志國民黨交涉之前提。德意志國民黨因急欲入閣之故。遂接受中央黨之要求。而馬克斯第四內閣遂告成立。閣員分配計德意志國民黨四席。中央黨三席。德意志人民黨二席。巴伐里亞人民黨一席。無所屬（國防部長蓋斯勒氏。原為民主黨人。此次以民主黨不願與德意志國民黨合作。不許其入閣。蓋斯勒氏遂聲請脫離民主黨而留任焉）一席。

德國革命而後。社會民主黨接連組閣三次。其後威爾脫第一二兩內閣及史德萊斯曼第一二兩內閣。亦俱有社會民主黨領袖入為閣員。故就大體言。自一九一九年春至一九二三年冬。該黨雖未單獨執政。然其直接左右政局之勢力。確極偉大。自一九二三年冬。史德萊斯曼第二內閣

辭職。馬克斯繼起組閣。而該黨遂退爲在野黨。三年以來。未能執政。論者頗認爲該黨勢力之衰替。及一九二五年路德第一次組閣。羅致德意志國民黨領袖三人爲閣員。乃開德國革命後右黨執政之機。而觀今茲馬內閣之組織。則不能不以右黨得勢之反動內閣目之矣。雖然。馬內閣閣員雖見任命。右黨之政治生命。究尚難言。蓋第一朝野兩派在國會中勢力相等。內閣基礎。不甚鞏固。第二德意志國民黨與中央黨及德意志人民黨不能和衷合作。在組閣交涉中。已現其端。第三國防部長蓋斯勒氏本爲社會民主黨所並反對者。今又不從民主黨之黨議。叛黨作官。足爲今後在野黨倒閣運動之導線。第四德意志國民黨在主義上爲反對賴戴諾及史德萊斯曼兩氏之外交政策。且帶有保皇黨色彩者。今雖接受中央黨之要求而入閣。然其不願擁護憲法。不願信守巴黎和約賠償條約洛加諾條約等等。乃一公然之秘密。將來一遇重要問題。在政府中。則不能得與該黨之同情。在國會中。又必遭在野各黨之劇烈的反對也。

曾任德總理者　史德萊斯曼

依上述之形勢。右黨執政之時期。當不甚長。而就年來各邦各市選舉之結果觀察。又足知社會民主黨之勢力在在有膨漲之趨勢。故右黨一時之活躍。殊不足爲對於德國政局悲觀之理由。反之。就我國之利害言。則德國右黨執政。或較社會民主黨執政爲有利。愚於半年以來。屢與社會民主黨中央宣傳部長及該黨中央機關報Vorwärts記者晤談。希望該黨注意我國國民運動並對我國時局。多作公正之報告。俾德國民衆對我眞切了解。然而該黨對我態度。冷靜如故。其各機關報紀載我國消息亦特少。若德意志國民黨人。則雖有懷抱野心。潛謀侵略者。但對我國則以爲侵略之時期已過。今後當努力於兩國間商業關係之維繫。而期兩國國民利益之增進。同時又以對於在華利益特多之英國嫉妒之故。於五卅萬縣漢口各慘案發生後。對英抨擊。不遺餘力。去年十二月。英國對華新建議發表。亦多公允之批評。故就德國言。右黨執政。實非國家之福。就我國言。則社會民主黨於未改變對華態度之前。吾人並不熱望其執政也。

有附誌於此者。德國政府近正準備修改國會議員選舉法。即(一)改定選舉人資格及(二)選人不選黨是也。德國憲法規定德國人民。無論男女。凡年滿二十歲而不受一般法令之限制者。皆有選舉權。同時德國民法則規定年滿二十一歲者。始爲成年人。換言之民法認定未滿二十一歲者。爲未成年人。若依憲法所定。年滿二十歲者。即有選舉權。是未成年人亦得行使公權。於理不可通也。因之馬克斯第三次組閣後。即命司法總長培爾博士準備修改。凡年滿二十一歲者。始予以選舉權。惟此舉涉及修改憲法範圍。將來能否成爲事實。猶未可知。又依德國現行法律。凡國會議員邦議員市議員等選舉。選民在選舉票上。不必書路德密勒馬克斯等選舉人姓名。而但在選舉票上作一十符號(譬如上次國會選舉。參加選舉競爭者共二十餘黨。選舉票上即印有此二十餘黨之名稱。各黨名稱之右方。並印有一圓圈。某甲欲選民主黨人爲議員。則在民主黨名稱右方之圓圈中。作一十記號)即爲選舉手續完畢。至議員之舉竟爲甲爲乙。則由各黨依得票額數分別推派。選民無權預定。依此辦法。

第一可免選舉人誤書被選人姓名等等之弊。使廢票減少至最小限度。第二辦理選舉機關可省許多手續。辦理選舉機關以選舉結果通知各黨後。各黨隨即推派議員集會。即中途撤回及遞補等等。亦由各黨行之。辦理選舉機關。全不過問。近年執政之中派各黨。以如此辦法。左右各極端派。未免太有便宜。如保皇黨共產黨等在全國知名之政治家本不甚多。然因其「愛國」「平等」等等宣傳口號。能引起一般缺乏政治常識者之注意之故。每屆選舉輒爲中派各黨之勁敵。如改爲選人不選黨。則極端派勢力必將減殺。且不若各黨籍之超然派人物。亦可被選而予政局以襄贊云。

（一月三十日）

曾任德總理者　路德

國聞週報叢書之二

中國新經濟政策

附三民主義評論

正在編印　不久出版

本報記者前溪君所著三民主義評論。曾刊去年本報。今年復撰中國新經濟政策三章。極受讀者之歡迎。惟本報每期出版。轉瞬即罄。需要者每抱向隅之憾。良深歉仄。爰將兩文彙印一册。俾世之愛讀前溪君之文者。得各手一卷而研究之。刻已編印。不久即可出版。



文學與社會（一）

張旭光

一、文學的起源　二、文學的範圍和定義　三、過去的文學界　四、敬告今後文學家

文學的惟一使命、是指導社會；研究文學的人，誰也都曉得的。但是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究竟怎麼樣？必先弄清楚這一點，然後才可以談到如何指導社會。我們看看現在我國文壇上注意到此，或者討論到此的很少；所以近來產生的文學作品、和社會隔離得一天遠似一天，這是我研究這個問題不可遏止的動機。「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何如」，討論起來，似乎很空泛，很難着邊際，但是我們要細細研究文學的起源，和文學的範圍，與定義，以及過去文學界的情形，對於社會所發生的影響是如何；經過這番分析研究的結果，我們相信對於這個問題。定可得到相當的概念。

一、文學的起源

文學與文字發生的先後，有人說文學發生必定在文字之後；因為有文字才可以表現出文學來。但是我以為文學的成立，以及能夠流傳下來，的確在文字之後；要說文學最初的起源，遠在文字前頭。因為我們人類在太古的時候，雖然一天到晚在山裡獵野獸，在水裡捉魚蝦，去維持他們的生活，文化雖是很低，但是感情總是有的，有了感情，自然會發生出文學來。又可分為兩種說：——

一種是快樂的情感表示出來的文學。當太古民族在天氣和暖的時候，他們飽嘗着花香鳥語，一切自然的恩愛；又得到許多禽獸，做他們的食物，自然會感覺十分愉快。表示這種愉快的情感，他們或者刻畫，或者跳舞唱歌，例如現在廣西雲南的苗猺、他們在春天還有什麼「跳月」的聚會，許多人在一起、唱着蠻歌，跳着蠻舞，還可以代表古代民族生活狀況。一切藝術，都發生於這種狀態之下，而歌唱便是文學的起源；如古代相傳下來的擊壤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雖然有人說是後人假造的，我以為這詩極似古代生活狀況的寫眞，或者的確是太古先民唱出來，而後人記下的。

一種是悲苦的情感表示出來的文學。當古代民族遇到霜雪嚴寒，毒蛇猛獸的侵害，以及各部落互相爭鬥殘殺，他們也會感覺到生活的悲苦；因為悲苦，他們自然會呻吟歎氣。更會唱出些訴苦的歌聲來，以發洩他們心裏的苦痛。可惜古代這一類的文學遺傳下來很少，但是我們總不能不承認人類因為悲苦，會有發生文學的可能。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裏說：——

「民秉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情分；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此實爲千古不易之論。因此可以斷定文學起源，遠在文字之前。再切近些說，例如現在廣東的山歌，和我們鄉裏的兒歌，一般山野一字不識的人，而唱出來的歌辭，句法音調，很整齊瀏亮；寫下來都是很好的文學，他們情感的苦樂活現在裏面。這尤可證明文學的起源，不必有賴于文字。

如以上所說，表示情感的愉快或悲苦，爲最初文學的起源。可是情感愉快和悲苦，不僅是一個人的產物，常常是團體的，部落的人與人之間的，或者人與天之間的；因此人類表示快樂情感的作用，希望大家來享受；而表示悲苦情感的作用，便希望大家來解免；這是文學與社會發生密切關係的第一步。從此我們可以討論文學的範圍和定義了。

二、文學的範圍和定義

我國古代討論文學範圍的見解，往往偏而不全：例如「文以載道」「詩言志」，載道偏於說理一方面，言志又偏於情感一方面，其實廣義的文學，這兩方面都有的。曾國藩在湖南文徵的序裏說：

「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以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諸簡策，斯皆自然之文」。

這幾句話說得很有見地。我們再看英人狄昆西 De Quincey, Thomas (1785—1859) 分文學爲學識的文學，Literature of Knowledge 和感化的文學，Literature of Power 與曾氏實同一主張。前者如歷史哲學科學等等，都是學識的文學。後者如詩歌小說戲曲散文，都屬於感化的文學。學識文學的範圍太廣，且現時各自成立專科，我們也不必再混爲一談。不過我們研究感化的文學，對於學識文學的根基，也不能不有相當的領略，這一層卻値得注意的。至於感化文學的定義，我可以根據前面「文學的起源，由於愉快或悲苦情感的表現」的論斷，而下一個定義是：「文學是本着我們自己眞切愉快的情感，或悲苦的情感，表現出來，希望別的人同我表同情，而達到我的目的」。但是我們心理上情感好尙，各有不同，如何能敎別人和我表同情呢？這便是文學家的技術分出高下的原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文學家的情感表現出來的內容，一時代社會上受他的影響，是善呢，還是惡呢，是偉大呢，還是渺小呢，古今來文學家價値高低的定論，和功罪的判決，都在這一點上。我們回顧回顧過去文學界便可明白。

三、過去的文學界

文學是團體的，社會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前面已僅說過；那麼文學家描寫的對象，當然脫不了當時社會上一切現象。社會上現象好，文學家應歌頌牠。以期牠愈進一步；現象壞，文學家應悲哀的提醒牠，使一般人覺悟悔改，而返于光明之域；這是文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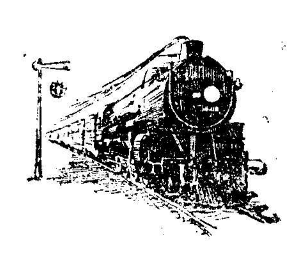
的天職。而文學家所以能盡這個責任，在他們到社會裏去精密的觀察，和理智的判斷。我們在任何國裏，古代遺留下來的詩歌，——如我國的詩經楚辭如希臘何瑪 Homer 的史詩 "Iliad," "Odyssey"——時代的精神，社會的精神，都很濃厚。可惜中古以後，世界上文學，都被「古典主義」Classicism籠罩得透透；作者遣辭立意，全要摹仿古人，那裏還有閒功夫，顧及到社會上去？所以在這時期中，除了少數特出作者外，其餘同社會是沒有關係的。西洋文學史上，直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英國華士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俄國普希金，Alexander Sergeyevitch. Pushkin (1799—1837) 和法國蕭峨 Hugo Victor (1802—1885) 等人起來，打倒古典主義，而倡「浪漫主義」，Romanticism 破除一切教義道德的束縛，而傾向於主觀理想國的描寫，以期達到美滿之一日。然其末流，太放誕了，太偏於想像而不切於實際；所以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自然主義」Naturalism 和「寫實主義」Realism 便代之而起。這兩派名稱雖不同，實際是差不多的，法國是這派的發源地：如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福羅貝爾，Flaubert, Gustave (1821—1880) 左拉，Zola, Emile (1840—1902) 莫泊桑，Maupassant, Guy de (1850—1893)和俄國郭果爾，Gogol, Nikolai Vassilyevitch (1809—1852) 那威易卜生，Ibsen, Henrik (1828—1906) 英國高爾士華斯，John Galsworthy (1867—?) 德國霍普德曼 Hauptmann, Gerhart (1862—?)等，可以代表歐洲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文學的思潮。他們受科學的影響很深，以為自然界有不可移易的法則，一切宇宙間的事物，都不出這法則以外；因此把社會上種種事實，忠實的表現出來，是文學最後目的。他們描寫的方法，是純客觀的，分析的，結果會把社會上一切困苦黑暗，透透澈澈表現出來。如易卜生的社會棟樑，The Pillars of Society 伯爾根，Peer Gynt 如左拉的三都故事，Les Trois Villes 以及其他名人的作品，差不多篇篇都是描寫社會上的黑暗，以驚羣衆之覺醒。他們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極注意觀察社會；如左拉常常變換服裝，到下層社會裏去，看他們生活究竟怎麼樣，做描寫的資料。這派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極其密切，而在社會上功勞，也是永久不可磨滅的。——下節詳論之——這派末流，未免將社會寫得太汚穢，太罪惡，使讀者不能增加人生的快感，而精神上愈覺得枯燥煩悶；以致造成人慾橫流種種醜惡的現象，文學的本義，文學的效用，都失却了；所以這一派也有不得不變的趨勢。加之前世紀末葉以來「科學萬能」的迷夢漸漸覺醒了；什麼自然法則，支配人生，也知道是不成功的。所以文學上只依着人們有限的直接經驗的傾向，不得不衰頹下來，而重向精神的靈魂的方面開拓領土；這是歐洲社會上由一切唯物的，而返於精神的新趨向。文學上「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是最近這時代的產兒了。英國的薩孟斯 Arthure Symons 在 "The Symbolist Movement" 上說：「世界專注重於物質的考察和調整，靈的方面，實在饑餓得不堪了。現在因為這靈重復歸來，所以新文學遂從而發生；新文學的意義，是表明目所能見的世界，已經不是現實；目所不能見的世界

也不是幻夢。」法國佛蘭斯 Anatole France在 "Jardin d'Epicure" 上說：「在我們心靈所感到的一切妙趣裏面，最感我們的，是神秘自身，並不是赤條條的事；我們所最心愛的，是未知的東西，我們如果驅掉一切夢幻，那便存着不久就離掉了」。其他如俄國托爾斯泰，Tolstoi, Leo Nikolaevich (1828—1910) 德國倭鏗，Eucken, Rudolf Christoph (1846—) 更有這種「精神」的趨向。在如此思潮之下，文學乃趨向於神秘和靈感方面。然而也不像前世紀浪漫主義，那樣虛幻不切實際；這派是受科學的洗禮的，他們用寫實主義觀察事物的態度；進一步更探索到事物深奧處的神秘，而寫出動的真精神來；這派實是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的調和化合物，有這兩派的長處而去其短處。前面所舉寫實主義代表作家，如易卜生左拉霍普德曼他們晚年，都變成新浪漫主義的創始者了。我們從易卜生的 "The Lady from the Sea" "The Master Builder" "When We Dead Awaken" 左拉的 "Les Trois Villes" "Les Quate Evangiles" 等作品，很可以看出由寫實主義，進而為新浪漫主義的傾向。其他如比利時梅德林，Maeterlinck, Maurice (1862—) 和前面所舉法國佛蘭斯 (1844—) 等，也是這一派代表。

我們相信文學必定要與社會發生關係，像浪漫主義末流，那樣虛幻神秘與社會實際人生，隔離得太遠了。而寫實主義的末流，純罪惡的描寫，使讀者精神上愈感着枯燥煩悶，社會上愈充滿了恐怖；都失却文學的本義了。新浪漫主義兼取這兩派的長處，客觀的，想像的，物質的，精神的，都容納進去，而造成美善的境界，實為近來文學指導人類的曙光。

我國過去的文學，說起來很慚愧，很少與社會有密切關係的作品。除了詩經三百首之外，如漢的賦，六朝的駢文，唐宋以來的古文；所描寫的對象，不外達官貴人，忠臣烈婦，以及花草風月，山水寺觀等等，供人娛樂的無聊作品；與一般社會，實在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就是詩詞小說，近於平民些，除了少數特出的作者外，還只是個人娛樂的作品，與社會依然渺不相涉。這些可以不講，單就我國文學上特出作者，與社會曾經發生關係，發生影響的，分做三種來討論：——

（未完）



坐火車到英國

〔歐游特約通信第二函〕

吳天生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這是很冷的早上，出門時候，霜舖滿地，風尖如割，敞篷的鐵輪破馬車蹣顚顚地停在冷酷的空氣中，一陣陣的熱氣從馬車夫和馬的口中噴出來，教人看着格外增加寒意，然而從這地到道裏，要走過一段路，才有汽車，不能不先坐牠，車上圍身的氈毯，都凝着冰塊和霜，蓋到膝上，如澆着一桶冷水一樣，

道裏道外，以鐵道爲界，鐵道以外是道外，都是中國商舖，新世界一帶，便算最熱鬧的所在，鐵道以裏，是道裏，從前是俄國租界，自從收回以後，算歸中國管理，店舖以外商居多，外商尤以俄國爲最，俄國話差不多是那面的官話，「中國街」是等於上海的大馬路，定車位的萬國臥車公司（Wagon Lits Sleeping Co.）就在這條街上，我把從哈爾濱到倫敦的車價的匯票，交給他之後，過三個鐘頭，所有的車票，都預備齊全，共分好幾段，從哈爾濱到滿洲里爲一段，從滿洲里到斯篤濮西（Stolpce 俄國與波蘭的交境）爲一段，從斯篤濮西到柏林爲一段，從柏林到歐司登（Ostend 比國海口）爲一段，從陀浮（Dover 英國海口）到倫敦又爲一段，每段一種車票，總合起來，像支票簿子的好幾本，摺成一大搭，裝在一個大信封裏藏起來，

這次路線，須經過波蘭，波蘭在北京還沒有設立公使館，所以我們護照在京時候不能得到波蘭的簽証，預備到哈爾濱之波蘭領館簽字，不然，就要到莫斯科，由中國公使館往波蘭駐俄使館簽字，這天因爲京奉車誤點的關係，時間已經很匆促，橫豎到莫斯科可以想法，所以就不去尋波蘭領館，這使我們後來不得不在莫斯科住了一夜，

同到旅館，用罷午飯，一位親戚，同我們照應行李，雇兩輛汽車到火車站，哈爾濱的生活程度很高，汽車却便宜，因爲多的緣故，但是破也破得可以，從新世界到車站，約摸半點鐘光景，每輛不過一塊多錢，聽說旅館很貴，新世界雖然是中國旅館中比較好而公道的，恐怕也未必便宜，眞實價錢，我們不曉得，親戚們不讓我們付，並且不讓我們知道，

車子要下午四點半鐘開，我們三點半鐘就到站，車上的規矩，送客不能上車，我們把行李安排之後，下車來，和三位親戚同站在朔風凛冽之中，縮着脖子，撐持着說話，這時大家不免有點「西出陽關無故人

一之感，很願多聚一回，但是我們不願意他們在這樣冷的天氣，等我們開車，他們也不願意我們舍去暖烘的房間，陪着立在站上，結果終於互相體諒，揚巾作別了，

這還是中東路，車子是俄國式，很高大，總也算很講究，頭等是兩人一房間，一間約摸是一間大房剖隔為兩的光景，一邊是上下兩張舖，一邊是板壁，中間距離一狹路，才可容得兩個人廻旋，雖不甚窄，也不能算寬敞，倒不如四人一房間的二等，兩面上下四張舖，中間餘地較多，不過人多嘈雜，不及這樣清靜，陳設上也算頭等講究些吧，四五點鐘的光景，從玻璃窗裏，望去蠕動的原野，四周的暮色欲合不合，地上的殘雪將消未消，殘雪底下襯着黃色衰草，松花江的邊岸，一塊黃，一塊白，在蒼茫的景色裏，絕似舖着花貍皮一樣，這宛然是江南除夕的風景呀！兒時過年的景象，都兜上心來，忽又遽然覺着正在去國長征，萬里的途程剛在開始，此境此情實不禁殘年急景，風雪關河之感，口中不由自主地哼着「雪擁藍關馬不前」。「馬後桃花馬前雪，行人一步一回頭」等等句子來了，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日）

上午過齊齊哈爾，從哈爾濱以來，地上一直沒有斷過雪，這天早上有微弱的陽光從雲端裏透出來，曬着地上薄薄的積雪，起了融解作用，有處露出濕滋滋的原隰，遠望過去，從雲隙裏陽光起一直到眼前止，雪地上現出一道亮晶晶的光線，盪漾閃爍，好如月光映在皺動的波面上，間或有一個牧羊人，身上頭上裹着羊皮，手持長竿，押一大羣羊，游行的，假臥的，都在雪草上，這不是一幅蘇武牧羊圖麼？書上所載的，和目前所見的，恐怕幾千年來沒有什麽差異呢，不開化的地方，還是這樣不開化，可見中國的進步了，

中午十二時許過海拉爾，這是蒙古境界．許多本國的地名，平時僅僅在地理書上看見的，現時都算身親目擊之，

下午四時半到滿洲里車站，這是中東路的止點，也是中國國境的邊界，過去不遠，便是俄國，想不到中國的國境，有這麽大，從奉天到這裏，要用火車日夜不歇，奔騰四十八個鐘點才到盡頭，真令人可驚可愛，一路來，白雪蔓草，四無人烟，這一塊未開的璞玉，難怪在旁覬覦的都日夜轉念頭，放他不下啊！

往莫斯科去的西伯利亞鐵道，就在此地換車，未下車時先有稅關人員上來，把各人的護照收去，我們隨身帶的四件行李，叫兩個脚夫，提到站上頭等候車室，往莫斯科的車，要到晚上十一點才開，有六個半鐘的餘暇，預備行人上下行李，稅關查驗，休息進食的時間，候車室內，附設食堂，茶點飯食，隨便叫用，我們進去略息之後，走出站上，吸換空氣，這時五點多鐘，殘陽將墜，霞彩滿天，遠近煙囪裏冒出的白煙，受斜照的蒸染，變成水紅顏色，一直裊到天半，還不散開，地上積雪面上罩着一些薄薄的塵土，好像大地蓋上一層鵝黃色的輕紗，和天上晚景，輝映成趣，幾棵赤裸裸的樹幹，全不怕冷，把皮都褪掉，靜默地站在那冷峭的空氣中，似在欣賞這一幅美妙的畫圖，又彷彿指點我們說，這是你美麗的故國，過去便是別一世界，多留戀一會吧！

天氣不能算冷，並沒有像我們預料那樣冷，在哈爾濱的時候，親戚告訴我們，前年他在黑龍江省城時候，親眼看見有人把鼻子凍掉過，那面本地人，遇到這個情形，往往先不進屋，在門外，兩手捏着雪，向面上搓，搓到面上反應生熱，再進屋子，就可無事，外來的生人，望屋裏一鑽，火爐旁邊一烘，須臾，覺得鼻子癢癢的，這個鼻子準不是你的了，又一個親戚說，他看見一個人鼻尖上一塊肉凍死了，過兩三天，爛成一個窟窿，醫治半年才好，我們得到這兩個警告，不能不存戒心，在將到滿洲里車站的時候，預先宣告戒嚴，全身披挂，把行篋裏所帶的禦寒衣服，只要穿得上的，都把他穿上，臨下車時，我們還想喝口白蘭地——這也是一個朋友勸我們預備在行囊裏的——因為裝在箱裏，不易取出，我們自己替自己轉圜說，留這一着，做最後應敵的手段吧，這不能不使我們自己對自己發笑，却亦難怪，因為我們認定滿洲里在這條路線上雖不能算最冷，要算最冷之一，過此往西，在緯度上，都是相仿，所以我們防禦的工作上，不能不假定他為理想的敵人，下了車子，走進站門，總共不滿十步路，面上縱然覺得受到很尖的刺激，但是不待冷氣襲進我們的裏服，已然走到熱烘烘的候車室裏了，這時在站上散步到十幾分鐘之後，覺得冷氣直從腳踝上透起，耳輪上似乎刀在那裏刮，這還是無風晴朗的一天，這還是舊曆十月初無風晴朗的一天啊！

回到候車室，用罷晚餐，——不過兩個多盧布，已經飽極——已快九點鐘，中東路上車頭把護照發還我們，並照呼大家把行李擺好在站內廣廳裏，以備俄國稅關檢驗，我們行李照例免驗，首先把護照提出之後，俄關人員，就讓我們把行李提走，上火車去，走出站門，第一個月台，便是西伯利亞鐵道的火車，等在那裏，我們上車有大半個鐘頭之後，才見其餘客人驗完行李，陸續上來，

（一月一日寄出第二函）

〈元宵買燈謠〉（鳳玉）

元宵佳節觀花燈。兒童拍手聲歡騰。銀花火樹燦不夜。唐宋舊俗今相承。買燈都向城隍廟。鳥獸蟲魚無不肖。豈徒遊戲恣歡娛。中藏深意殊精妙。燈球獅子舞蹁蹮。爪牙犀利咸欲吞。千年酣睡漫譏誚。光焰大啓醒獅魂。別有龍燈製殊異。九五龍飛表尊位。近今帝制早推翻。探驪一任頑童戲。最妙燈形似鯉魚。登龍聲價重璠璵。當年燒尾曾開宴。一躍青雲願望虛。無腸可投橫行蟹。幻出燈形心震駭。雙螯劍戟擁森森。解甲何時戰爭罷。一燈形頗肖西瓜。表裏通明巧鏤花。驀地瓜分思讖語。山河破碎說中華。今年太歲恰在卯。兎兒燈樣尤工巧。光明疑向月宮遊。何須三窟藏身狡。其餘花樣盡翻新。無限繁華歎浦濱。鰲駕三山騰密炬。馬馳九陌逐香塵。觀燈却憶張燈讌。武襄將略多權變。報道崑崙已奪回。賓筵酒未傳斟遍。祇愁烽火警頻年。夫婦深閨密誓堅。他日元宵求遇合。可能破鏡慶重圓。

戲擬北京災官乞賑啓

（松江顛公）

竊聞謀生之途甚多。惟入官最稱榮顯。失意之事何限。惟遇災至可矜憐。蓋一則鵬運九霄。幸遇風雲際會。一則鴻嗷四野。慘遭雨雪飄搖。非特苦樂之迥殊。抑亦升沉之互異。窮官兒强如富百姓。諺語堪思。最肥馬猶遜瘦騾駝。俚言至確。豈有廟廊華選。竟入鄭監流民之圖。臺閣清班。甘乞黔敖嗟來之食。無如人心大變。世局翻新。自民國之肇基。卽官場之倒運。全國既戰爭不已。中央自收入毫無。搜括財源。羅掘及於雀鼠。守提軍餉。凶很甚於虎狼。司農仰屋以興嗟。巧婦爲炊而無米。七折八扣。債券之沽溉無多。萬懇千求。鹽餘之通融無望。於是庫眞如洗。官遂遇災。薪費到處停支。俸錢累年積欠。在外省脂膏雖竭。尙有可括之地皮。奈京員體制雖尊。空賸大誇之天口。索薪鬧徒勞組織。辟穀方何處尋求。當此朔雪紛飛。北風凜冽。交通部內。寒重而爐火不溫。國務院中。渴極而茶湯難覓。參謀部營財於糞廁。鹽務署欠欵於廚房。公費既一文不名。債台已百層高築。而況法曹淸冷。教部凄涼。摸索空囊。安有偶裝之鈔票。搜羅敝篋。久無可典之衣裘。長安大不易居。臣朔饑眞欲死。欲改圖他業。則百工藝術。無一技之擅長。欲回轉故鄉。則萬里程途。無分文之籌措。欲借貸則戚友無非同病。欲求乞則祖宗未免蒙羞。豈云薄宦之堪憐。竟類窮民而無告。爲此萬不得已。竭誠求懇。冒恥哀鳴。因思各省大善士。每遇奇災。輒捐巨欵。灑楊枝之水。遍潤焦枯。發棠邑之倉。藉舒饑困。生死人而肉白骨。拔汚泥而致青雲。甘雨所施。仁風久仰。今官等厄同窮鳥。困甚枯魚。昔也享盡榮華。曾經作威而作福。今也備嘗凍餒。何堪無食而無衣。比之水旱之流行。更感身家之苦痛。如荷施以惠澤。噓以和風。杜老萬間之庇。頓教寒士歡顏。漂母一飯之恩。足使王孫感泣。茫茫宦海。祗盼來普濟慈航。滿滿恩波。能蘇到頻年涸轍。笑一樣鐘鳴鼎食。養濟院本朝貴之化身。得飽嘗義粟仁漿。窮官僚卽乞兒之變相。爲善最樂。願諸君共推解囊之仁。受恩敢忘。在官等必效銜環之報。虔抒蟻悃。佇盼鴻施。謹啓。



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心冷

長相思

泗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白居易——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鈎，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李後主——

＊　＊　＊　＊　＊

彷彿是一個惹人留戀的春天。駘蕩的春風，夾着花香，無意中吹綴了一灣碧水。圓暈的波紋，將那漂泊在溪頭的浮萍，這片吹近了那片，從這岸傍到了彼岸。

從木橋上過來的他倆，在柳陰之下停了步。他脫下了外衣，平鋪在碧綠的草茵上，恰好背後正靠近了樹根。「坐一會兒吧，慢慢的談談。」他挽看伊的臂，要伊坐下來。伊點點頭，這纔傍着他坐了。小溪的水，很自然的流着，經過那小木橋的橋柱邊，發出一絲兒和諧的音調。

他痴痴地注視着伊，不住的掐着伊的手背。伊在那草地上摘了一朵小小的藍花，插在那鏤空的鞋面上。伊回頭看見他只是痴望着，便低了頭，說：「老是眼睛不霎的看着我，不認得還是怎樣？」「別來不過是一年，我覺得你消瘦得多了！」他說。「瘦嗎？我自己一點兒也不覺得。本性不在一處也罷，不然總是瘦呀胖的鬧個不清，我看你只希望我胖得像個肉團子一樣。」伊笑着說。

伊伸手從他的身背後，摸到了他的帽子，輕輕地罩住那在草花上做着甜夢的一雙粉蝶。伊笑道：「你看，我將他們囚進了愛的牢籠。」他捉住了伊的手打了兩下道。「怎麼總脫不了那小孩子脾氣，不論什麼時候，總是淘氣。」伊望着他的臉道：「不見面吧，又不好；見了面吧，又這個那個的總說我不好。這一年裏，人家從來沒有高高興興的玩過一天。阿彌陀佛，總算見着了，又要惹我生氣，還要欺侮我。」伊說着，將那被他緊握着的一隻手，縮了回去。

他掐着伊的肩頭笑道：「當眞見了面就鬧嗎？我原不過是鬧着玩的，你要是眞生我的氣呀，我給你出氣。」說着，將自己的手心攤在伊的膝上，捉住了伊的手打了四五下。伊笑了，輕輕地撫摩他那被打的手心。

「離別的滋味，我總算嘗夠了。雖然

在那萬分無聊的時候，盼到你一封信，使喜歡得和發狂一樣。 可是你因爲要安慰我，信上總說你身體很好，一點兒病痛沒有，要不是我問你要照片，我竟不知道你會消瘦到這樣呢？」他說。

「你只怪我不告訴你，這又是我的不好。 你也想想，傷風咳嗽，得什麼事？ 你在外邊，誰來照料你？ 我只望你不被閑愁磨出病來。 我偶爾小病，其實沒什麼，告訴了你，你一定要急得什麼似的，一會兒電報，一會兒快信。 萬一你又急得病了，你叫我怎麼能放心得下？」伊這麼說。

「天下最難堪的，當然是別離滋味。 從今天起，天要是塌了下來，地要裂了開來，我們要壓壓在一處，要陷陷在一處。 海水要是沖上來，淹沒了大地，我們也緊緊地摟在一處。 我相信，那海水或許會將我們沖到一個新的世界裏，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他說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將那碧綠的草兒，摘了一大把。

伊很感慨的說：「不提起往事也罷，提起了，又使我回想到臨別的那天。 平常總是你送我上車，我瞧見你在月臺上，傍着車窗，那副戀戀不捨的神情，強裝着笑容來安慰，強忍着一眶眼淚，那時我恨不得立刻跳下車來。 車子開了，我在車窗中遠遠地瞧着你獨行躊躕的回去，我便想到你的無聊。 車廂裏的人，最喜歡注視着女人，尤其是會在車窗邊談了半天話的我；我不得不將臉躲在車窗外邊，極力的將眼凌着，讓那眼淚凌乾了，不給大家看見。 誰想到我又會送你？ 那天，一進月台，我心裏便酸得厲害。 我很想在臨別的一刻安慰你，減少你的悲痛，可是所有的話，一齊塞住在我喉頭，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十分的迷惘，我幾乎失去了知覺。 直到車子將開的最後一刻，你伸出手來緊緊的和我一握，到現在，我還奇怪，你當時那裏來的那麼大的力氣；這一握，震動了我的心，使我從迷惘中感覺到我們已經別離了。 我望着那無情的火車搶了你去，我這時只有一個希望，希望那火車的機器在半路上壞了，不能再往前開。 或者你走不了，在一點鐘以後，你又可以很高興的回來了。 但是它不但不停留，反而越開越快，終久使我望不見你在車門邊揮着的白巾。 我無可奈何，不容我再留戀了；那月台上，除我之外，已經沒有第二個人了。 我獨自走去，在柵欄門邊的查票員，或者不知道裏邊還有這麼一個孤零的我，他們早已放落了。 我只得帶了那張月台票回去，做個紀念。」

這時被輕風飄拂着的柳條，從伊的頰邊將淚痕輕輕地掃上了他的唇邊。 他倆默默無言，緊緊地握着手。

他從衣袋裏掏出了手帕，遞在伊的手裡道：「不要再說吧，省得又難過。」 伊拭着眼睛道，「我又不難過，我不過講給你聽聽。 這些話，我整天的悶在肚子裏，怪不舒服的，和你講講，我倒覺得爽快些。」「那麼，你爲什麼又哭呢？」他說。

伊拿着手帕在他的大拇指上緊緊地裹，裹得像小皮球那麼大。 伊說：「我哭，不過是從現在的甜蜜裏回想到以前的酸辛，由不住落淚。 其實我不難過，你又不信了，你看！」說着，伊輕輕地一笑。 在伊的眼光中，包含着一腔笑意；在伊那頰邊，刻畫出兩個淺渦；在伊那細長的睫毛邊，若有幾顆小小的露珠；正象絮白的

蓮花瓣上，跳上幾顆輕圓的朝露。　他沉醉在伊的淺笑中，漸漸的湊近，漸漸的將臉偎近伊那光澤的鬢邊。

「眞是，你說做夢究竟靈不靈的？」他很奇異的問。　「或許有點兒吧。」伊說。他將那大拇指上繞着的手帕，慢慢的解開，將兩個角挽了一個結，捉住伊的手，套在那圈子裏，自己的手也伸了進去。　「我又不是強盜，帶什麼手銬？」伊笑着說。　他只當不聽見，說：「上回我做了一個夢，很値得留戀。　在一個月夜，好像我們一同去游山。　我不知道那裏是不是人世間，只覺得那錦繡的田野，明淨的天空，潔白的月光，處處都給我倆一種愉快。

我忘記了煩惱，我忘記了酸辛，我忘記了平日間刺激我的一切；我倆在那山坡上，月光下，小徑中徘徊，你低聲吟着詩歌，那四圍濃郁的愛的花香，包圍了我們。這一晚，我睡得比那天都香甜；這一個夢，不論什麼時候，我都完全記得。　所奇怪的，就是過了不多天，你的信上不是告訴我曾做了一個我們同去游山的夢嗎？吾愛，我不相信在夢裏眞會相見，但是我總不能不相信這是一個奇異的夢境。」伊惆悵的說：「眞奇怪，我到現在也還能記憶得起那夜的夢。」

伊無意中將合在地上的他的帽子拿了過來。　兩隻粉蝶在草花上振了振粉翅，翩翩地飛起，這隻跟着那隻，飛到了橋邊。

「我不懂，上回我生病，我又沒在信上告訴你，你怎麼知道的？同我鬧個不淸。」伊問。　「那是我在夢裏回來看見的，所以你瞞不住我。」他說。　「我不信，沒有這回事。　到底是誰告訴你的？」伊催着他回答。　他笑道：「小姐，你怎麼想不到呢？　你每次來的信，不是在那信尾上總要書上幾個××的小記號嗎？　那天我接到了你的信，在那裏發現了一個淡黃色的吻痕。　於是我推想到當你寫信的時候，旁邊正放着一盅藥。　你一面寫，一面喝。　寫完了那信，你便在那××上熱烈的吻了一下，但決不知道會留上這樣的一個痕跡，竟將你所不願告訴我的告訴了我。」　伊聽了將那縛在一處的手，在他的手背上，輕輕地搯了一下道：「促狹鬼，平常冒失得什麼似的，偏又會這樣仔細！」　他涎着臉向伊笑笑，伊也笑笑。

「別離，比黃連還苦，比梅子還酸。」他這麼說。「因爲別離，纔使兩顆活潑的小心兒，受盡了創痛。　但是，誰眞願意別離！　我每天起床時，看見那對面的鏡子，使我忘不了你早上對着鏡子勻粉掠鬢時總不許我立在你旁邊，怕我在你那怕癢的頸上偷吻。　我每天吃飯時，使我忘不了你每次吃飯總故意慢慢的咀嚼，硬要我添了飯陪着你吃。我每天寫字時，使我忘不了你坐在桌邊，手裏做着針綫，不時偷偷的看我，不時的勸我休息。　我每天悶悶地獨坐時，使我忘不了你歡喜從背後輕輕的跑來掩住了我的雙眼。　我每每這樣想。但是，鏡子裏所看見的只是我自己的緊蹙的眉頭。　寫字檯邊所看見的，只有那鑲在鏡框裏的你的照片。　你總該記得，在影戲裏，常可以看見愛人的情影，在鏡框裏微笑，在花朵中顯形。　無聊時，我曾注視着那小小的鏡框瞧不見你的笑容；我曾注視着那花瓶，可是只剩得一束枯黃的花，還是一個月前插上的。　我只得閉着我的雙眼，我覺得眼皮上得到輕柔濕潤的一吻，耳邊似乎有賦蜜的語聲。　待到睜眼看時，只有一個孤單寂寞的黑影；伴着一盞靜默的檯燈。　吾愛，我引爲唯一的安慰的，只有將你給我的信，已經裝成了一厚本的信，一封封慢慢地讀，慢慢的回想，可是那裏邊也只是充滿了別離的酸辛。」

「說起寫信來，我隔三兩天總寄上一封，不過你接到了總還嫌我寄得少，是不？

伊說。「其實你知道我是怎樣的為難；每天計算好郵差快要來了，便痴痴的等着，不然到了別人手裏，非拆開偷看不可，或者竟不給我。 等我要寫信時，不是這個到房裏來找針找線，就是那個來倒茶倒水，他們總喜歡偷偷的在我背後偷看。 我沒有法子，只好等他們睡了再寫。 寫吧，剛寫得一半，討厭的電燈，變成了黃色，似乎在那裏告訴我已經到了深夜。 有時候信只寫到一半，燈便滅了，沒法子，只好第二天再寫。 我也明知你每天盼望，正和我盼望你的信一樣的急切；但是周圍的一切逼着我，逼着我非將寫信像是做賊一樣的躲閃。」

「別離的滋味，我們嘗得够了。 一天天的忍受，也正因為像囚犯似的，盼望能有大赦的一天。 如今，吾愛，如今得自由了。」他說着將那綁住的手縮出來，從伊的背後，緊緊地握住伊那邊的手臂。「你眞能不再離開我嗎？」伊湊近在他的耳邊這麼問。 「不離開你，不離開你。平常我聽那小羊羔顫抖着的悲鳴，看見那小燕兒徬徨的飛翔，他們那種失了伴侶的悲哀，每每給我深刻的刺激，我實在不願意再忍受了。」他懇切的說。

他懇切的說：「要勢力做什麼，它會拆散了世間多少美滿的伴侶；要金錢做什麼？它會賣掉不少可貴的真情；我一切都不要，我只要你。 你對我笑笑，我的創痛可以消失；你和我講講，我的精神可以奮興；你的諧謔，你的童心，可以使我不失掉我的本真。 我深信此後我們能夠開闢我們的園地，讓它春天開滿了燦爛的花，秋天結滿那甜蜜的果子，到那時候，豈不快活煞了我們。」

伊從地上拾到了一根嫩枝，在草地上深深地畫着一個心，一個心緊貼着一個心，伊只是靜默的畫着。 「親愛的，你為什麼不說話？」他湊近了伊的臉問伊。 「我，我沒有什麼說的。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伊輕輕地說。 他笑道：「說是沒得說的了，可是要罵我的時候，就有了話了；而且還是非叫我討饒不可。」 伊忽地旋過身來，將手裏的嫩枝指着他的鼻子道：「怪東西，我幾時要你討過饒？我幾時罵過你？好，我總一句話都不說，好不？」他提住了伊的兩隻手道：「又來了不是？你沒罵，怪東西不算罵的話，我也沒有討過饒，不過今天總是我不好，可是你不要不理我。」 他說着捧起伊的手在頰邊。 偎着說道：「吾愛，當真一句話就又生氣了嗎？ 我們講和了吧？」 他很渴望的注視着伊。 伊偏偏將身子扭了過去，撅着嘴搖着頭道：「我不！」「不？我可要搶嘴！」他說。 伊瞪着眼道：「你敢？」 在那和煦的春風裏，在那濃蓋的綠蔭下，在那濛濛的倒影中，這兩個沉醉的人兒竟沉醉在圖畫裏了。

※ ※ ※ ※ ※

黃鶯兒在枝頭不住的啼，也不怕驚醒了人家的好夢。 陽光一縷，在他那微微笑的臉上映着，從窗櫺中直射了進來。

他一翻身揉了揉眼，注視着桌子上，鏡框裏的照片。 一會兒，他又閉上了雙眼，或許在那漂渺之中去追尋剛纔那僥倖的甜夢。

※ ※ ※ ※ ※ ※

點絳唇

一夜東風，枕邊吹散愁多少？數聲啼鳥，夢轉紗窗曉。 來是春初，去是春將老。 長亭道，一般芳草，只有歸時好。

——曾允元——



無爲州雜劇

江寧盧冀野塡詞
長洲吳　梅正拍

正目　無爲州蔣令甘棠

（歌羅詞）

（雜扮男女老幼焚香遶場下）

（淨扮亭吏上）依然落托訴衷腸。半世生涯對夕陽。笑我栖栖鞅掌苦。微官專候往來忙。在下無爲州一個驛亭的亭吏便是。供職二十餘年。家無儋石之糧。本沒五畝之宅。敎我如何安那八口之家。雖則有這一枝棲託。究竟有何意味。說起眞可嘆可恨。我原想學那晉朝的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自家將掛冠而去。回頭又看著老的呼寒。小的啼飢。使我的硬心腸不得不軟下去。如今敎老夫但折腰也則罷了。一個個州縣官虎威狐假。口兒裏的吆。手兒裏的鞭。敲我每如何當得。想從前我每那二位大老爺。一個叫王日昌。日昌日昌。百姓都吃糠。還有一個叫做李文秀。文秀文秀。文秀多稱多壽。做官纔一年。百姓個個瘦。唉慢說什麼開封府的包龍圖。連他的孫子現在恐怕都尋不出了。昨天聽說桐城蔣知縣。將要移篆我每無爲知州。這位蔣老爺。好像就是從前在壽州辦團防。在鳳陽裁驛費的。桐城人稱他老做蔣青天。吖哈。倘若他老前來。那倒是無爲之福。今天城裏同四鄉的百姓。皆焚香前往迎接。咱已把此地打掃乾淨。伺候便了。

正是世亂久無賢父母。天涯重見蔣青天。

（北雙調新水令）水深火熱久銷磨。鐵瑯璫無門可躱。開法網。靖妖魔。恨良吏無多。盼青天早日到州坐

（指科）呵。遠遠的彷彿聽見一陣歡笑之聲。一簇人隱約慢慢前來。大約是蔣公到了。

（沙醉東風）登衽席解纏去鎖。喜青天日暖風和。上慈航。供普陀。把活地獄撇淚興波。都變做閒情風月窩。纔見得昇平事妥。

（外扮蔣知州上）民命可憐水火裏。一官拖累老書生。一琴一鶴依然在。何日重聞歡慶聲。下官蔣紹由。上元人氏。解組桐城。又移無爲。想我從官愧爲民之父母。不過戰戰兢兢。日以民間疾苦爲念。此番來知是州。尚不知能有恩於民否。自嘆長年爲客。慣在天涯。行年已五十有八。白髮餘生。來日有幾。我小民今日仰仁政。如望雲霓。下官粗讀聖賢書。敢不爲民造福乎。思之可懼也。來此已到驛亭。權且小憩片刻。（淨叩頭科）亭吏叩見。（外）請起。（淨）遵命。老爺的箱籠呢。待小的派人送進州城。（外）我兩袖淸風。別無官囊。（淨）老爺的僕從呢。待小的來招呼茶飯。（外）隻

影隨身何必要人跟我。（淨背科）我做了二十年的亭吏。倒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州官呢。

（喬牌兒）笑他書生本色多。冠帶袍靴破。論清廉也賽得龍圖過。這好官兒應愛我

（外起行科）我立時進城去了。你不必爲我張羅。亭吏再見罷。

（淨叩送科）（外下）（淨）蔣爺又飄然而去了。

（七弟兄）時和。民和。早風調雨順都無那。世間從此是仙窩。人間從無災禍。（下）

（老旦末丑扮三老上）喜見太平日。欣承雨露時。衆位老兄弟請了。（合）請了。（老旦）自從蔣爺到我每無爲。今日無爲非當日的無爲了。（末）老哥所說極是。前天我在州衙門聽審。我從前聽人念幾句什麼日勤聽斷。重門洞開。訟入即決。事無留滯。我看其蔣爺之謂乎。（丑）你老哥慢之謂平。之謂乎。蔣爺實在是糊塗。做官不弄錢。豈非獃子乎。前任太爺在此時。今日什麼捐。明天什麼稅。蔣爺來後。這樣也不要。那樣也不收。他老恐怕害於書。不要錢三個字。詩云子曰上。不識可有諸。（老旦）老三不准妄言妄語。如蔣爺這樣的父母官。眞再難得。那一天他老在胡家保辦命案去。祇帶一個仵作子。連跟隨都沒有一個。王四瘋子一文都沒有費。倘若是別位大老爺。又不知要花幾十兩了。（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著閻王吃小鬼。衙門裏的哥兒。不是叫苦連天了嗎。（末）州官不愛錢。差役也淸廉。蔣爺這樣的州官。眞像我每的親父母了。閒話不談。我每難得安享太平。不可不盡情一樂。聽說東門大街及時樂茶園。點心非常之妙。不知二位老哥可賞光否。（老旦丑）辱承寵召。敢不奉陪。（末）好。就此起身。（老旦丑）起身就去也好。（同下）

（梅花酒）（淨上）休言春夢婆。早歲月蹉跎。是官長恩波。試共聽謳詞。只是歡樂場中易過。算來日已無多。論德政果如何。勤撫字。罷催科。安耕鑿。息干戈。這經濟胸次盡包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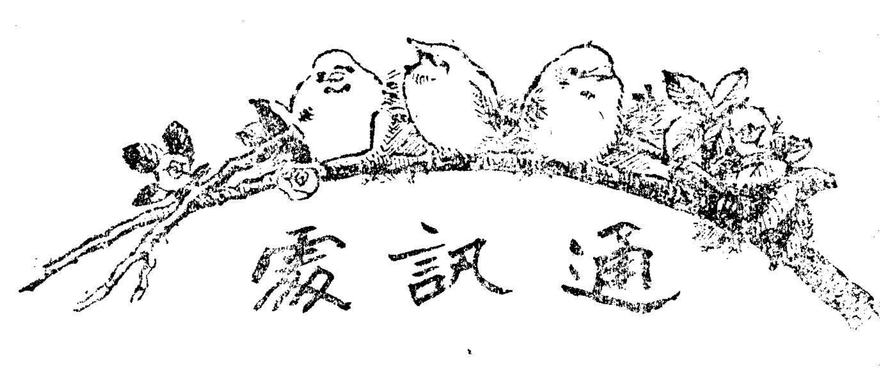
春色迎人好。一片昇平景象也。我每無爲。若不是蔣爺來此。那裏有這樣安樂。算來他已到無爲七月了。從前孔夫子在魯國三月而大治。無爲自蔣爺到後。也是世間福土了。但願不要如孔二先生三月便揚長而去。我每蔣爺是萬家生佛。祝他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聽說近兩天欠和。想係爲我每勤勞所致。剛纔見街上人都面有憂容。大約病尙未完全脫體。（問科）借問蔣太爺今日可全愈了麼。（內應科）可惜蔣爺已經下世了。（淨驚哭科）怎樣便下世了。（內應科）蔣知州爲民而死。四城士紳集議。建祠立祀。樹碑紀德。詳申上憲。轉奏朝廷。請國史舘立傳。（淨）我每的賢父母呵。

（收江南）你鞠躬盡瘁抱沉疴。在無爲七月似南柯。只深恩遺德愛民多。我每都戀他。我每都戀他。問從今何處更唱太平歌。

（雜扮男女老幼白衣涕泣遶場下）

呀。適纔過去一班男女。怕是去送蔣爺遺櫬。想老夫亦蒙其恩澤。安能不前往叩拜。想起蔣爺當日來時。忽忽又離我每而去。只怨無爲百姓命薄。不能享賢父母的恩惠。尙復何說也。

（收尾）記來時曾在亭前坐。想遺容 不由人 珠淚潸墮。難得他用心兒重整破山河。我每要報答他循良怎生可。（下）



關於本報編總目錄的意見

記者先生：

貴報出版至今，已有兩年多了，在這兩年之中，我們讀過不少有價值的文章，這是我們極感謝貴報同人的，現在第四卷已開首了，我有小小的一個意見奉上，就是：——

貴報三卷合計，有一百五十，有許多讀者已把存留的報合訂起來了，但是我們感着有一種不便，就是檢查起來，極其費事。所以我請求貴報把每卷的題目編成一個總目錄，好像東方雜誌每卷末冊的辦法，那末對於我們參考的時候，就有極大的幫助了。我知道諸位很忙，但是我希望我（也是許多讀者）的要求，可以受貴報的採納和允許。將來這目錄印好了，也可以收回印刷的費用。

最後。還有一個意見，就是希望以後貴報的每一頁的邊上，最好印明第幾卷第幾期，以便檢查。每期頁數的排列，也最好從第一頁起一二三四五六的挨次連下去，不必每一個題目，再從第一頁起，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此祝

貴報進步，

徐雨孫啓　二月十八日

上海狄思威路慶楊路五號

雨孫先生：

閣下對於我們提出的意見，不勝欽佩，如今答覆如下。

（一）編印以前三卷的總目錄，這件事我們可以做到，現在立刻動手。不久便可以付印。

（二）每一頁的邊上，印上第幾卷第幾期字樣。這個也可以做到，我們就從這一期動起實行了。

（三）每冊的頁數從第一頁起挨次下去，我們在上海出版的時候本來是如此的。但是搬到天津來以後，編輯方面到沒有困難，就是印刷方面，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不權且如此，但是我們也很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期間。恢復原狀，

我們很希望閣下以及其他的讀者，時常見教！

編者　二月二十日

最有關於東南時局之
浙江月報第三期要目

其他細目不及備載本報月出一冊每冊壹角伍分半年八角全年壹圓伍角學生定閱八折計算

上海愛文義路聯珠里一五六一號**浙江月報社**

醒獅週報 第一〇九期出版了

要目列后……

比約交涉之教訓與國民外交之決心（止觀）對於第七屆國際聯盟會議之幾種感想（師愚）歡迎共產黨假冒國民黨「撲滅國家主義」著退中國教育整策下編（陳啓天）土耳其革命憲法及其意義（宋樹人）——文藝特刊——國家與教育特刊

▲價目全年一元二角▲歐美另加郵費一元▲通信處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口一七一九號

▲本報第一二年合刊即日出版如荷購閱祈先惠書

價洋（每冊）一元二角

東南論衡 第壹卷 廿七期 出版了

十一月十五日

本報每週一冊每星期六出版

本報零售每冊三分，預定滿三十期者，國內連郵大洋壹元，歐美各國大洋壹元叁角，

通訊處　國立東南大學東南論衡社



曲錄初補（續）

二北

春蕪記　汪鋑撰。富春堂刻尋親記。題劍池王鋑重訂。據此。汪應作王。劍池乃其籍貫。重訂與撰著異。春蕪尋親或皆另有撰人也。

玉魚記　湯賓陽撰。湯一作楊。未知孰是。

玉丸記　朱期撰。曲品云。期別有傳奇。亦平暢。可見所撰不止玉丸一種。

玉鐲記　李玉田撰。李一作朱。未知孰是。

狐裘記等　謝天祐撰。天祐曲品作天瑞。曲目表作天佑。

一文錢　徐復祚撰。此乃雜劇，已見原錄三卷。此應删。

詞苑春秋　王翊撰。一名留生氣。翊乃天啓崇禎間布衣。

幻春園　沈孚中撰。幻乃綰之訛。孚中號晻菴。明亡時誤傳兵事。爲里人所斃。

續精忠　湯子垂撰。一名小英雄。

醉鄉記　乃孫仁孺撰。與東郭記總稱白雪齋二種。白雪齋本原錄五卷白雪道人醉鄉記一本應删。

水滸記　乃許自昌撰。傳奇品歸梅花墅。未知孰是。梅曾改訂種玉記。並有節俠記。

四大癡　原錄李九標撰。實爲酒色財氣四劇之合刻。四劇並非一人之作。第一劇曰酒懂。乃李作。餘與李氏無涉。有山水鄰本酒懂署作李逢時。九標父是逢時。爲名而九標爲字也。原錄誤。

雙金榜　牟尼合　春燈謎　燕子箋　阮大鋮撰。總名石巢四種。有石巢園本。

合劍記　泰華山人撰。曲海總目提要作眞定劉鍵邦想係一人。

◎元明傳奇校三十五條　見原錄卷四。所列祇一百十九種。而卷末標一百二十種。誤。其中元人之作甚多。原稱明無名氏撰。亦不實。

白兎記　此乃元人撰。原名劉知遠白兎記。見南詞敘錄。

尋親記　富春堂刊本題作王鋑重訂。原名周羽敎子尋親記。一名敎子記。原錄同頁敎子記應删。

東郭記　傳奇品屬汪道昆。實孫仁孺撰。詳上文醉鄉記條。

投梭記　乃徐復祚撰。徐氏花當閣叢談自述曰。乃復理鉛槧爲投梭記云云。

霞箋記　有秦淮墨客校訂本。

節俠記　乃梅花墅撰。傳刻本。

琴心記　乃明孫柚撰。見三家村老委談。柚字梅錫。與徐復祚同里。

觀音魚籃記　按魚籃記傳奇有三。第一明人撰。弋陽腔。見雙錯卺序中。第二明人撰。即雙錯卺。第三淸李漁撰。雜劇中亦有此名。已見原錄三卷。

牧羊記　此元人撰。原名蘇武牧羊記。見南詞敘錄。

合鏡記　曲品此條云。別有一本。可見合鏡記有兩種也。

雙紅記　應删。明時俗優。合梁辰魚之紅綃紅線兩記為一。被以此名也。

犀合記　南詞叙錄有八不知犀合記。不知即此否。此之情節。為內弟與姊夫之妾通。謀殺姊夫及姊。

五福記　此名原錄據曲品連載兩本。恐即其上文據傳奇彙考所載鄭若庸及徐時勉之兩本也。因查高奕新傳奇品內。曾列兩本。為無名氏撰。若呂文曲品。則明謂五福韓忠獻事。鄭虛舟作矣。傳奇品于二作者全不知。曲品明其一。而傳奇彙考則明其二。一名兩書。乃化為四書。未妥。

黑鯉記　坊本傳奇彙考云。明代松江人所作。

笠簑記　託為乩仙筆。實非。

鸞釵記　乃明鄭國軒撰。見新傳奇品。但坊本傳奇彙考謂白蛇記浙江鄭國軒編。明初舊本。後改為鸞釵記。據此。編白蛇者為鄭。改成鸞釵者。不知抑鄭否也。特所改者。僅改名目。抑並及內容。亦不可知耳。

千祥記　黃文暘曲目兩列之。一屬明人。一屬清人。未知複否。

鶼釵記　乃明史槃撰。見王驥德曲律。

衣珠記　即上文明傳奇所補之珠衲記。(上文珠衲記應删)

江流記　陳光蕊口南詞叙錄論文中列江流。兒目中列陳光蕊江流和尚。不知與此有別否。

東牆記　乃元人撰。原名董秀英花月東牆記。與白樸之雜劇同名。見南詞叙錄。

鴛鴦記　應删。即原錄五卷夢覺道人之鴛鴦合。

臥冰記　南詞叙錄載元人有王祥臥冰。未知是此否。

青樓記　原名宋江水滸青樓記。四卷。富春堂刊本。

目蓮救母　乃明鄭之珍撰。富春堂本。

劉盼盼　寶粧亭　冤家債主　生死夫妻　皆元人撰。見南詞叙錄。

錦香亭　此一名有一雜劇。三傳奇。一雜劇屬元王仲文。三傳奇乃元人之孟月梅錦香亭。見南詞叙錄。明人之一本。借人荊釵記。清人石龐齋之一本。見原錄五卷。

陳巡檢　原名陳巡檢梅嶺失妻。明人撰。亦見藤花亭曲話。

曲錄初補正誤

(本報前卷四十九期本篇)三頁下十一行之金蘭誼草廬記。十五行之昇仙記。四頁上二行之長城記。共四種。或原錄已列。或本篇複列。皆應删。

(本卷二期)一頁下十七行「叢書」上加「別下齋」。「十行傳鈔本改「傳刻本。」「二頁上六行「消毛瑩。」改「明毛瑩」應移前。

(本卷四期)一頁上五行「本」。「不知何人。」六行「另輯為此卷」。共十字。删去。九行「几煙。」改「九煙」下十六行「以下。」下加「元明清三朝。」三頁上七行「齋東」改「齊東。」下二行「[illegible]劇」改「諸劇」。二十一行「抑」改「柳」。

此外元雜劇內脫關漢卿孟良盜骨一種。(見北詞廣正譜仙呂青哥兒後註。與朱凱撰一本應異。)明雜劇內脫無名氏亞聖樂道。(見雍熙樂府卷四。)及擲塵子(太和正音譜載楔兒端正好一首。)二種。曲譜內脫元無名氏權揚譜一種。(見白樸天籟集)



墮落以後

遜之

這是我喪失了的靈魂，在深夜中賜與我的一種啓示。

伊似乎不願理我了。昔日的笑靨，已經變作怒容。如海的恩情，好像隨了晚潮流去。我火熱着的心，同澆上一盆冷水一般。腦筋裏滿了不可解的恐懼；身上發着莫能名的戰慄；這時伊同檢查俘虜的戰利品一般，在我的書箱裏亂找。伊的面孔，如同車站上稽察員，對嗎啡客人的樣子。嚴厲而獰惡。灰白色的臉上，鋪了一層愁容。前額的髮，蓬鬆起來。伊的目光，在電燈底下，可以看見晶瑩的珠淚。我委實有些忍耐不住了。

「喂！夜深了。還不睡，儘自翻來翻去作甚麽？難道沒有明天？」我依了尋常的語氣，一半勸導，一半命令的發了言。

「哼！明天……………」伊沉痛而低微的聲帶裏，表示出一種憤懣。眼眶裏的熱淚，不知不覺掉在衣襟上。尤其是伊由鼻管裏發出的一聲「哼！」字，具有難言的悲慘，含有無上的權威。

我死灰色的臉上，又添了一種懊喪。如同待决的死囚，專候法官來執行所判的罪名。如同將被解散的兵士，單等繳槍。如同置身戒嚴區域，覺得侷促不安。偶爾聽得落葉敲窗聲，心房便跳個不住，心弦也毫無節奏的彈動起來。

「好！請你隨便吧。祇要你高興這樣。」我冷靜地有氣無力的答着。由頹喪而變爲畏縮。打算假寐一會兒，混過這一關，瞌上眼睛裝佯。這時室內的空氣非常安靜，於是京津道上的光景，又一幕一幕在腦膜上映起來。那萬千的燈火，透過暗淡的夜空，放着寒光。有的像含着淚的瞳仁。有的又好像陰森森的霧海中，待要沉滅的漁火。有的像孤寂的浸在憂思之中，瞬着眼睛在嘆息甚麽？有的像悲哀的人，癲惱着的赤心一樣。我凝視着那將就頹萎的人生之末，咀咒着苦悶的象徵。望着黑魆魆的未來，愴然流涕。忽然聯想到當時的情形，越想入夢，越睡不牢。驀地聽得一種責難的聲音發作，我的心如同着了炸彈一般。

※　※　※

「你怎麽還想起回來？」伊扭過頭來，向床上問着：

「昨天接了你的快信……」我也轉過面來，忽然看見伊手裏的一個像片。我的臉同火燒着的一樣，發出酡紅的顏色了，我躺在床上，心中非常不安。如同獨行的旅客，被人家發覺了違禁品。明知逃不過一場刑罰，然而終於在驚嚇中力持鎮靜。這時伊的綴泣聲，和着壁上鐘的擺動聲，在寂靜的秋夜，作出有定速率的單調音

樂來。

同時我的良心，對四肢下了一種警告；讓牠不要不合規律的有所動作。萬縷思潮，擁上心頭。暗想使伊這樣傷心的，該不是Miss 焦倩影吧！決不會的，我愛着Miss 焦的時候，同伊還沒有認識。而且那段味同嚼蠟的歷史，又是伊所深知的。該不是小許的照片吧！他是我的同性愛者，童時的戀人。但是現在已經隔絕消息，不通音問了。那末使伊這樣起醱素作用，落着傷心的眼淚的，究竟是誰呢？

呵！一定是佩英那幀小照無疑了。——伊那香膩的髮，那拈花微笑的口，那默默無言的沉靜態度，——畢呈在我的想像中，好像就在我的眼前。的確不錯，我已經因家庭，朋友，地位，經濟，運命，的種種關係，種種壓迫。不得已而與我的佩英別離了。我所悔恨的，就是當日不敢實行我們的計劃。一樓一底的房子，也沒有租妥，□飯店也沒有住久。我畢竟是個怯懦者，我終竟洗不掉那新郎抱了佩英接吻的恥辱。我終於賦了佩英，無怪臨別的時候，伊淚如湧泉。我們祇作了許多難以實現的夢，我們的夢，除非把地球變成方形，難以圓滿。呵！我的愛！你那「偏是殘紅偏愛惜」的句子，已經變作「何苦當初太纏綿」了。你那理想着的生活之花，已成了埋香之塚。你希望着日有進展的情人，差不多成了失戀狂者了。你從前的水月鏡花，已經飄飄渺渺了。我的心，已馳於千百里外。我忘了伊在逼迫我，責備我。

伊看了我的神情，有些奇怪。接着很平靜的說道：

「你既愛着伊，為甚麼還回來？你就死在伊家裏呵！可是韻裳說的不錯，你一天有十六小時，在伊那裏糾纏。過墮落生活，作墮落文章。演墮落的喜劇，曾想到有悲哀的收場麼？你終天繞了人家的房子，轉來轉去，人家可曾給你遞過一個秋波？你時時刻刻，帶了人家的像片在身邊，人家可是這樣的戀着你？今天回到我這裏來，納頭便睡。可是你有絕對的權利？我有絕對的義務？韻裳把這消息告我以後，我那一天不曾掉着無名的眼淚，那一天不戰慄着，揣想我的前途？幸虧我昨天已覓得了一個答案，纔寫信叫你回來！」伊憤氣纔消，反而傲氣凌人了。那時在伊目光中的我，簡直是天字一號最沒有出息的奴才！

雖然，我並不是毫不識羞的蕩子。我縱是違背了我一年合法的妻子，而愛上了我的佩英。雖然我們也有了精神上的默契，雖然我們有過組織小家庭的擬議，雖然我們甜哥哥蜜姐姐的過了幾個月的生活；雖然我們曾臉兒偎著，肩兒並着！但我畢竟不是那種所謂下流種子，我唯一的受人責備的，——連佩英都不滿足的！——便是主張了靈肉調和論。我最輪理的，不過是同別個女子發生了公開的秘密。然而，一旦我失去了佩英的愛情，非但失去了我銳敏的感覺，而且同時剝奪了我生活的興趣。這一種神經上的懲罰，已重於下到十八層地獄了。我繼而看着伊嚴肅的面上，現出一絲鄙夷的笑紋來，走近床邊坐下。拿出佩英的像片來。

「伊的模樣長的還不錯，風韻也不差。」伊的笑聲，非常冷峭。嘴唇撇的差不多要到太平洋了。我也微笑着低了頭不作

蜂。

二、

在萬籟寂然的深夜中，伊開始向我談判。伊對我的態度，同路人一般。伊那水雲也似柔和的心情，和伊那柔態的痴濃的意緒，不知怎的，一分也看不出來了。

「S！你打算怎樣，此後！」伊平心靜氣的問了我這一句。我麻木了的感覺，好像着了木棒，薄弱的意志，立刻興奮起來。平生未有的思潮，被伊挽回。於是，我想起我的罪惡，是如何的大。伊把肉體和靈魂，統同交代給我，伊曾犧牲了處女的生涯，替我作了名實不符的半合法律的妻子。我該當如何感激伊纔是；但是，我過去的行為，是如何的不忠實於伊啊！我忘了伊給我的安慰，忘了伊給我的臨別贈言！我竟整年的不歸，我豈止整年不歸；而且作出了使伊最傷心的成績；我還戀了新歡。豈祇戀了新歡；我還把應當整個兒供獻給伊的赤心，偷送了別人。這是使伊何等難堪的事，我應當懺悔，——我應當向伊懺悔啊！尤其是將佩英來比伊的時候；佩英在花前，月下，影場，樹林，中所賜與我的安慰，還不敵伊所給我的回憶更甜蜜些。伊的印象，忽然又深了，忽然又不可磨滅了。

我偎近伊的身邊，猛地摟住伊的白嫩的脖頸，吻了一下。我把電燈立刻撲滅。不知不覺，黃粱夢醒，已竟是傍午時分。我們一齊懶洋洋的起床，各自梳洗。伊因為後午還有課，整理書包，用早點，忙了一陣。伊忽然想起昨夜的事，用手帕擦着眼又哭了起來。人生眞是無意識啊！要這些繁文作甚麼？混混沌沌過生活，是如何的痛快。你萬惡不赦的周公啊！你制禮專為束縛世人，我們的自由，也被你剝奪了。萬惡不赦的孔丘啊！人們翁翁融融，過生活，誰個缺過衣食，誰曾表示不滿。你偏要創禮教之說，煽惑愚民，讓人們受了不可解的毒，專意在形式上雕刻。這其間，不定害了多少好男女。犧牲了幾多情人的眼淚。這時我的眼淚也滿在眶中了。

夕陽西下，日近黃昏，想起當日，「新郎與新伴，笑語夕陽遊」的光景，是如何美滿。這時伊晚課時間已到，把我丟在家裏，姍姍的走出門去。

三、

不好了，我在書架上的書中，忽然也檢出了一幀照片，是一個西裝男子，—細高身材的偉男子—同伊的合拍。這裏邊的情由，不用問，我這發了昏的腦筋，也能領悟。咳！一定了，一定是，他愛伊，伊也愛他，不然，決不會有這種合作的表徵。我恨極了，我當時要有手槍。一定要照準像片上的男子，執行槍斃，但後來又平心一想，纔稍微消了氣，然而心頭砰砰，時時持着報復主義。專候伊回來，嚴厲的質問。果然不一刻伊回來了，我那滿腹的牢騷，一腔的怒意。轉而發作不出來。那預算中的對付伊的勇氣，一絲也沒有了。祇是低了頭，拿了一本活屍（[illegible]）在看，一聲也不響的看。

「你怎麼這樣頹喪，是不是又想你那已經別離了的情人？」伊一種嘲笑的口吻，輕薄的態度在問，

我恨極了，我不但恨極了他，而且恨極了伊。我向書架上取出那一幀照片來，向地下用力地一扔。憤憤的答道：「我在替你想情人！」

伊懶懶的抬了起來，心裏感覺着一陣發冷，臉上感覺着一陣發熱，身體好像有些癱木，眼睛也有些呆了。但是不一刻工夫伊由驚惶中，轉入鎮靜。由懦弱態度，變成坦然態度。伊的理智勝過感情，這或者，就是伊的所謂「答案」了。

「這就是我對你的報復，─亦就是你所應得的結果！」伊沒精打彩的答着，

我頓時覺得我們都是一般俗人，─無價值的人─如果他們中間有一個好東西，我便拚了生命去洗我的羞恥，似乎還値得些。所以我也由憤怒，而變爲嘲笑了。

「唉！我說！你們究竟好到甚麼程度了！」我發着一種忍怒的鄙夷的問，面上還帶出一些笑容來。

伊怒上眉梢，一時沒有答出，繼而說道：「哼！正同你對你的情人一樣的程度！」接着又抬起頭來，看了我冷笑。

我心如刀割，於是越恨那像片上的男子了。他不該越過法牆，愛我的一半合法的妻子，尤其不該！……與我愛佩英的程度一樣，我一定要疏通運命之神，照樣撥弄他一下。世界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他太便宜了。我對我自己一些希望也沒有了，祇願意自行毀滅，再與這濁世上的人類相見。

「好了！這樣我也可以安心了，世事原來如此！」這時我的主意已經堅決，我很感謝這位朋友，替我照顧着伊，第二天我一聲不響的，登了車，安然的回到天津了。

※　※　※

我是如何的可憐啊！我是如何的悲哀呀！但我想起他們在互相擁抱時，或者甜蜜的情話時。他愛伊，伊也愛他。若是有我攙在中間，又是如何的罪惡呢！所以我決定再也不回去了！再也不給伊寫信了。但是嚴寒的北風中。當我擁爐危坐時，這種失意的回憶，禁不住又在我腦膜上映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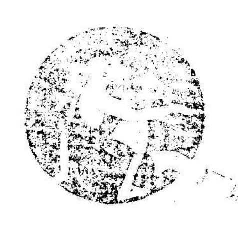
註　「一半合法的妻子便是已同居尚未結婚的妻子」

一九二六，十二，二十八，初稿，於P. C. News樓上

再相逢賦

以猶恐相逢是夢中爲韻　（鳳玉）

桃花巷口。楊柳樓頭。春風一面。秋水雙眸。情纏綿而如夢。態宛轉而含羞。注前生於月下老人。應許有緣相會。償宿願於風流年少。休嗟實命不猶。「一當夫意惹由萌。情根初種。鎖鑄金蟾。絲抽玉蛹。雲山則兩地常睽。風雨則孤衾坐擁。雙影認棲梁之燕。欣看比翼飛鴻。數聲吠蜆蜺之庭。未免驚心驚恐。」未幾而簫吹引鳳。曲奏求凰。海棠伴鏡。山香合芳。良晤離鸞於鏡面。相思早結夫迴腸。未免有情。托遐想於風鬟霧鬢。斷無背約。向深交於玉質金相、一既而忽驚豔迹。偶聚芳蹤。眼波縈激。眉語惺忪。猶待年於昔蕊。映嬌面於芙蓉。憶昔年暗逗犀心。樽前佯避。忽此際翩翩鴻影。花下欣逢。」相愛相親。乍驚乍喜。緣合三生。人逢千里。情牽繫於楊絲。心綢繆夫蓮子。幾度經蛾眉謠諑。連番嗟馬齒蹉跎。雖欣猶是。」時則燈影微明。笛聲初弄。銀鴨香殘。銅龍漏凍。懷舊事而依稀。展新詩而吟諷。杯斟鸚鵡。同消月夜之愁。帳暖鴛鴦。苦短春宵之夢。」奈何塵緣草草。幻景匆匆。驪歌又唱。蝶夢未終。筵畔猶傾綠蟻。門前已繫青驄。黯然銷灞岸之魂。盼斷鞭絲影裏。忽地驚漁陽之騎。可憐鼙鼓聲中。（甲）



璧宮外史

逸霄

（一）

這座璧宮，並不宏傑詭麗，只是一所砌着紅磚的半中不西的小房屋。前面隔着一條小溪，後面是一片廣場。左右是衞士們居住的守衞所。四面圍着幾叢黃荼蘼。在暮春時節，開得如浮雪，如點玉，也算點綴了這璧宮的春光。

外面圍着一座紫禁城。這座紫禁城，說也奇怪，你是怎樣怎樣也找不到牠的所在的；然而牠比金城還堅固，比湯池還難於逾過。城外的居民——特別是男的——除了得到皇上的許可，是從不准進去的。祇須稍不留意，你在城牆的附近走過的時候，那位穿着徽色制服的張大帥，便要在他紫紅色的臉上，現着一道兇氣，厲聲嚴色的和你說：『你怎麼走到這兒來！這兒是不准你們隨便走過的，你還不知道嗎？快快折回去！』假如你的臉皮生得嬌嫩一點，你的臉部上的血管，立刻會緊張起來，羞慚得，羞慚得無地可容。

聽說在這座璧宮建築工竣，那些公主郡主遷入不久的時候，曾在那小溪邊，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皇上的聖旨。這聖旨是：『璧宮重地，男人不得入內，以保清淨。違者重罰。』有人看見了還說：『怎麼男人一進璧宮，就要弄得不清潔不乾淨的呢？難道男人身上，就滿了灰塵污穢嗎？大概那皇上亦很贊成賈寶玉說的：「男人是泥，女人是水。」的兩句至理的話吧。』這一道聖旨，一般居民看見了，雖也不過當作笑談的資料，然而因爲有『違者重罰』一句話，所以不得不在各人的心裏，造起一座無形的，堅固雄厚的城牆來，來範圍着自己，以免違了聖旨而遭重罰。

據說現在聖旨的禁令，已比從前寬弛得多了。大概皇上已能深信城外的居民，和宮中的公主郡主，很能安身本分，不至鬧出什麼亂子。並且前年還在紫禁城的前面，開闢一所比武場。凡嫺習武藝，願意一獻好身手的人，不論公主，郡主，城外居民，都可加入比賽。這大概亦是皇上這幾年來受着新潮流的影響吧。不過那些公主，郡主，已經養成了嬌怯的習慣，平時既沒有練習，到比賽的時候，當然加入的人數寥寥無幾。現在雖是有幾位公主郡主們，不甘自示其弱，而在刻意的練習，然而伊們練習的時候，多半在晨光曦微中，或是暮色蒼茫裏，因爲在那時行人稀少，

不至被人家看着，伊們練習那不精熟的武藝，而害得伊們羞答答地。

那些公主郡主，到並沒有習染着十二分驕貴之氣。伊們也和城外的居民，一樣的夙興，一樣的夜寐，一樣的苦心潛修着學業，一樣的努力敦勵着德行，有時城外的居民，開着交際會的時候，伊們也總很欣然的赴會；並且有時還很自然的。彈着琴，唱着歌，或是講着一二段笑話，獻着一二節游藝。因爲伊們具有這樣的平民精神，所以無論在那一個會裏，假如要有公主郡主赴會，那居民到會的人數，一定可以特別增多。

那裏面，具着平民精神最充足的，要算是玉英公主了！伊因爲最嫻熟於武藝，所以在那比武塲上，不時可以見伊的蹤跡。在那裡，在那裏，伊認識了一位英俊的少年。起初因爲彼此比賽武術而時時相遇，後來因爲時時相遇而發生傾慕，由傾慕而戀愛。這是一個很尋常而很簡單的現在一般男女的交際公式。但是，因此作了皇上的聖怒。把那位英俊少年革除了國籍，把玉英公主無形的逐出在宮外。因是，那些公主郡主又受了一番很大的打擊。駭得伊們在碧水榭畔，不敢去小坐；在平湖月夜，也不敢去泛舟；因爲那英俊少年和玉英公主，曾小坐在碧水榭畔，泛舟在平湖月夜；這些都是皇上發怒的主因，說這是青年男女不應有的放蕩行爲。

（二）

每當夕陽遠遠的睡在西嶺，留着一抹緋色，照在璧宮的紅牆上的時候，你時時可以聽到一陣陣歡笑的聲浪，隨着那晚風而送到紫禁城外。

『你吃完了晚飯沒有？』

『晚飯已吃完，只是沒有洗臉。』

『不要洗臉吧！我們快到外面去散步。』

『好！跟你去做新式夫人，那就不要臉吧。』

『做新式夫人？這故典又從那兒來的？』

『你沒有看見那週刊上登的一篇作品嗎？那位作者，罵現在的留學生，只知和他的新式夫人攜着手，在馬路上散步。我和你現在要到大馬路去散步，我不說去散步，而說做新式夫人，我還用的是縮脚語呢。你怎麼不懂。』

『哈，哈，哈……原來如此，我還莫明其杪（妙）呢。』

於是伊們走到宮外，在小溪旁，在板橋上，在茅亭裏，在銅像前，有的是三五成羣，喁語叢出；有的是臨風兀立，似乎在發着錦繡般的詩思；有的是躑躑躅躅；在那幽僻的所在，似乎在談着什麼秘密。

『我們走到伊們近旁，去聽聽伊們談些什麼？』

『好，好，我們輕輕地走去，不要被伊覺察。覺察了，伊們要不談下去的。』

伊們輕履慢步地走到伊們的後面，屏着氣息，偷偷地聽着伊們的甜話。

『傑蝶斯（Judith）！你知道我心裏是怎樣怎樣的難受？我和梅公主在一起，眞是一些也不能自由的。和人家說一句話，交接一件事，都得受伊的干涉。前天我到了你的房裏一次，伊又哭

了一夜，我當然不能安眠，弄得我第二天考西洋史都考不出來。伊這樣待我，雖說是盛情可感，然而太不平等了。我的形體，雖是和伊在一處，我的精神，總是：：：你知道嗎？

『落斯（Ruth）！人與人的相愛，是不能勉強的。我和你已到了這樣地步，是任憑怎樣離間也離間不開的。即使地球有時碎裂，流星有時相撞，而我愛你的一片深摯的情感，是永：永不能消滅的。我的形體，雖是不能時時刻刻的追隨在你左右，然而我的心，我的心是沒有一分一秒不緊緊的緊緊的貼在你的身上呀。』

於是落斯緊緊握着傑蝶斯的左手，默默地，不可言喻的甜密地，彼此相覷着而微笑。落斯又指着那夕陽說：

『這般紅的夕陽，就是我的心，傑蝶斯！望你珍貴地把牠收藏了吧！：：：：：』

站在後面的那兩人，聽到此處，忍不住的格格笑起來了。駭得他們兩人連忙放着手，急急的站了起來。

『你們眞太惡作劇了！竊聽人家的私話，該當何罪？』落斯連嗔帶笑地這樣說着。

『你要拿罪名來處決我們嗎？哼！我們告訴梅公主去，看是我們被你處決罪名？還是你被人處決罪名？』

『謝謝你們，千萬謝謝你們，不要告訴梅公主。若是伊知道了，又要和我吵鬧幾天。』落斯這樣說着的時候，兩掌合着，好假向着兩尊菩薩祝禱似的。弄得伊們兩人笑的連頭都抬不起來。

『好，饒恕了你吧。假如我們要去告訴了梅公主，今天晚上，伊又得要向你說着那一套：『你欺侮我，你這樣的欺侮我。我從此不要你來理我。我待你是Frankly，（坦白）Faithfully（忠實）：：：：不，什麼什麼一大串的立（ly）呢。』

說完了，伊們又發着幾陣笑聲。夜色漸漸地自遠而來，蒼茫的霧氣，已籠罩着大地，伊們手攜着手，徐步回到壁宮，回顧壁宮外的景色，已將糢糊不辨，沉浸在無邊的昏黑裏。

（三）

有一年的冬天，碧霞，紫雲，瘦菊三位公主，到伊們的外祖母家裏去了。回家的時候。走到中途，正遇國民軍和奉軍開戰，在那烽火連天，戰雲瀰漫之中，輪船，火車，當然不能照常開駛。伊們要回到壁宮又不能，要折回到外祖家又不能，於是只得在那平靜的地處，在鄉村裏找了一所小小的茅屋暫時度過了殘冬。

那茅屋却也十分幽靜，前面臨着一條小河，後面靠着一座高山。四周圍着蘆葦紮成的籬笆，上面還盤繞着些籐蘿。那籐蘿已全部萎枯，只剩那幾枝粗大的莖幹，還很依戀地緊靠在那籬下。籬內是一片庭園，[illegible]的古樹，夾植在那從籬門口走到居室的一條道上。假如在春夏葉茂的時候，定會把那庭園的全部，遮得陰沉沉地，令那居室的主人，發生一種恬靜幽逸的情感，而一些再想不到那擾攘的塵世了。

三位公主，在那裏面住了二十多天。伊們覺得假如永遠能夠住在這幽靜的所在，是多麼幸福？

『可惜我們現在受着那壁宮裏的一切規則的束縛，不能行動自由。假如我們能行動自由，永久能讓我們住在此處，春天，拿着一隻竹籃，到後面的山上去，摘取那山路旁的野花。採得滿滿的滿滿的一籃，拿回來插在花瓶裏。夏天，午倦了，便躺在那大樹下的綠茵上，閉着眼，靜靜的靜靜的聽着那山澗的流泉，發出的那一種清冷的聲音。秋天，山間的月色，分外皎潔，我們坐在

踏石上，高聲朗誦着詩詞，來陶寫我們情緒；或是吹着洞簫，拉着胡琴，唱幾曲俚歌，來舒舒胸中的積悶。冬天，和現在一樣的圍着爐火，縱談平生素志。是多麼多麼快樂？可惜理想只是理想，事實只是事實。理想又那能一一現之事實呢？』碧霞公主這樣說完了以後，似乎還發着幾聲歎息。

『將來有一天能離壁宮，我一定到這兒來。多情夫婿，家庭幸福，榮華富貴，這都算得什麼？我是一些也不想。我將來眞願意做尼姑。不知怎樣的，我一聽到了那古寺的梵磬聲，便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感覺，說是「俗慮胥捐」，似乎不但是俗慮胥捐，還是說我的意識到了超出人間的世界裏去了，到相宜一點。除了這句話，再沒有別的相當的話可以來形容我聽見梵磬聲時的感覺了。這大概是我的天性吧！』紫雲公主這樣滔滔說着的時候，瘦菊公主，已在伊腹中，擬成了兩曲俚歌。後來伊讀給碧霞，紫雲兩公主聽道：

其一

『碧，紫，瘦三人，喜歡談獨身。看破人生，是個大原因。塵世那有眞愛情？所以情願，抱恨以終生。』

其二

『茅屋兩三椽，臨水旁山前，綠林深繞，淸泉聲潺潺。晨鐘一扣萬緣空，淸風明月，當作素心人。』

『不好，不好，那第一首裏面，旣說是因爲看破了塵世而情願獨身，怎麼又說是抱恨終生。有什麼抱恨呢？第二首最後兩句也不好。旣是願意獨身，便什麼人也不要，還要希望什麼素心人呢？素心人希望不到，還要去把淸風明月，當作素心人，這更可笑了！』

『瘦菊畢竟是塵緣未了，沒有做尼姑的資格。哈哈……』

瘦菊公主聽了碧霞，紫雲兩公主的話，兩頰泛着紅霞，只是低頭不語，倒覺得十分羞慚起來。

三位公主：在那鄉村的茅屋裏居住的時候，雖是十分逍遙自得，但是因着離亂之世，而飄流到此，想到在砲聲隆隆中的故鄉，時時不免默然淚下。況且伊們在那茅屋中的生活，當然是十分簡陋，比不得在壁宮中的豪華。這也是使伊們客中感到悲痛的一大原因。伊們的生活和無聊的情緒，瘦菊公主也曾把伊做成俚歌四首，來描寫當時的情狀。

其一

『歲月已闌珊，客子心魂播。回首鄉關，何處是歸程？心中思緒亂紛紛，淒涼客況誰過問？』

其二

『紫雲拉胡琴，聊遣客中情。瘦菊呆坐，雙眉深蹙緊。碧霞終日寫家信，姊姊妹妹說勿淸。』

其三

『一鍋蘿蔔湯，幾塊發麵餅，火爐蓋上，擺得密層層。還有松花醬豆腐，兩葷三素，滋味說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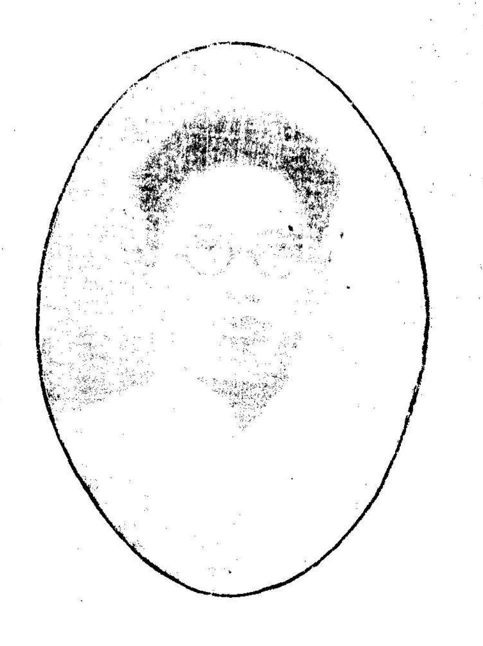
其四

『山畔小花園，出去散散心。那知歸來，留得滿懷恨？夕陽慘淡照疏林。歸鴉數點，嗚嗚愬離情。』

這三曲俚歌，在三位公主回到壁宮以後，諸位公主那主，都爭相抄誦。有時還能聽到伊們，和着胡琴，簫，笛的聲音，按着「快快調」的曲譜，在那壁宮裡高聲唱着。

（未完）

時人彙誌



宋子文

宋子文。孫中山夫人宋慶齡之兄。年三十六歲。原籍浙省。生於廣東。幼即遊學美國。深通英語。歸國後。充中山英文秘書。隨侍左右。贊襄一切。當中山客死北京時。彼曾簽名於中山之遺囑。於是世人漸知其名。十三年。在廣東創設中央銀行。被任爲行長。對粤中財政計畫。多所建議。十四年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復被舉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財政部長。宋富辦事手腕。而人極沉着。爲南方穩和派一流人物。

中華滙業銀行

資本金　金一千萬元

公積金及前期滾存　金三百一十萬餘元

總行　北京戶部街

分行　北京戶部街　上海福州路　天津大沽路

總行電話　總理室及秘書課　東局　四五九
專務理事室及業務課　二九六九
計算課文書課　二九六七號

京行電話　總經理室　二二七四　三九六九
營業科　東局　二二七八號
出納科　二五七四
文書科　三三〇八

本銀行奉財政農商兩部註册有發行鈔票之權專營國內外滙兌辦理各種存放跟單押滙賣買生金生銀以及銀行一切業務所有通滙地點開列如下

國內　上海　天津　漢口　青島　福州　廈門　汕頭　廣州　香港　長春　奉天　大連
哈爾濱　安東縣　以及內地各城鎮

國外　東京　橫濱　大阪　神戶　兵庫　京都　長崎　名古屋　門司　函館　小樽　福
岡　廣島　台北　朝鮮京城　元山　仁州　釜山　倫敦　紐約　新加坡　孟買
舊金山　並歐洲澳洲各大埠

總理　章仲和

專務理事　小林和介

定價表

期	每月四期	每季十三期	半年廿五期	全年五十期
郵費在內 每分	五分五厘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票代價作九五扣以半分至一角者為限

郵費表

	每分			
本埠	[illegible]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本國及日本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郵聯外國	一角六分	五角二分	一元	二元

廣告價目

地位	一期	四期	十二期
全面	二十元	六十四元	一百八十元
半面	十元	三十二元	九十元
四分之一	五元	十六元	四十五元
六分之一	四元	十四元	四十元

一 底頁外面及論說封面照表加倍

一 封底面裏頁照表加半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及色紙價目每期加洋壹元

一 廣告如用圖板可由本館代辦照收製版費

一 刊登廣告在十二期以上者價目從廉臨時面議

一 廣告費至少須預付半費餘俟出版時收清

一 本報每星期日出版廣告收稿於星期三截止

一 廣告文中西均可

一 在登載廣告期內奉送本報一份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illegible]

總發行所 國聞週報社 [illegible]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illegible]

分售處

本埠 北洋書局 世界圖書局 文華書局 直隸書局 [illegible] 德興商 大[illegible] 文[illegible]

台灣 台灣市太平町一丁目文化書局

上海 國聞通信社 中華書局 泰東書局 西[illegible] 南京路有美堂 四馬路光華書局 大馬路[illegible] 大世界售書處 [illegible]

北京 [illegible] 大公報分銷處 文明書局 [illegible]

漢口 國聞通信社 後城馬路商務印書館 後花樓交通路東[illegible]圖書館

武昌 時中合作書社 進化書社

青島 中華書局

南京 南京書店 [illegible]

徐州 中華書局 [illegible]

蘇州 觀前街[illegible] 大同商店

常州 [illegible] 世界書局

通州 翰墨林

揚州 校場街[illegible]書局

蕪湖 [illegible]

成都 昌福館 [illegible]

開封 統一派報社

雲南 省城內洗馬河十五號新新書館

國聞週報社徵文啓事

一　題目　中國新經濟政策

二　期限　陽歷四月底截止稿寄本社

三　酬金　凡選登週報者每篇由本社酧贈一百元以上至一千元之酬金不願受酬者請先聲明未選登者稿件寄還